

182

10

24

第九十六回

此回乃一部翻案之筆點睛處也。向日寫瓶兒寫金蓮等人，今皆一散去，使不寫春梅一尋舊游，則如水流去而無潞廼之致。雪飄落而無迴風之花，何以謂之文筆也哉。今看他亦且不寫敬濟到府，先又插入春梅一重游，便使千古傷心一朝得意俱迫。然言表是好稱手文字，是好結局，不致一味敗壞。又見此成彼敗，興亡靡定，真是哭殺人，嘆殺人。

此後敬濟入府，而春梅與月娘離矣。故此回寫重游，然于游自己之故宮，與金蓮之舊館，串入敬濟，便有無限傷心之處。不特泛泛一筆寫其相思之無味也。寫楊光彥又為敬濟之交游十弟兄一描，總之作者深恨交游之假，而作此書，故此

回又從吳典恩串出以深惡痛絕立下方結出二鵝鬼以爲我親兄弟放聲大哭也。

此回葉道相面單結敬濟。蓋上回水鑑爲衆人一描。後回卜龜又一描。方將衆人全收去。夫既遮上掩上。將敬濟隱于西門慶文中。則不必急爲敬濟結束。今既放手寫敬濟。是用于將到守備府中。卽爲之照水鑑。卜龜一樣結束。以便下文一放一收而便結也。

此回作者極寫人生聚難而散。易偶有散而復聚。聚而復散。無限悲傷興感之意。故特寫春梅既去。復尋舊遊。適然相遇。固千古奇逢。亦千古之春梅念舊主人而掛錢請酒之出于自然而然也。

第九十六回

春梅姐遊舊家池館

楊光彥作當面豺狼

詞曰

人生千古傷心事。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一夢。仙肌勝雪。宮髻堆堆。江州司馬青衫淚濕。想在天涯。

右調青衫濕

話說光陰迅速。日月如梭。又早到正月二十一日。春梅和周守備說了。備一張祭桌。四樣羹果。一罈南酒。差家人周仁送與吳月娘。一者是西門慶三週年。情變幻有淚。令人何處酒。二者是孝哥兒生日。月娘收了禮物。打發來人。怕一方銀三錢。這道連忙就使玳

安兒穿青衣具請書兒請去上寫着

重承厚禮感上卽刻會具菲酌奉酬
腆儀仰希

高軒俯臨不外幸甚

西門吳氏端肅拜請

大德周老夫人 粧次

春梅看了到日中纔來戴着滿頭珠翠金鳳頭面釵梳故珠環子
身穿大紅通袖四獸朝麒麟袍兒翠藍十樣錦百花裙玉玳瑁禁
步束着金帶坐着四人大轎青良鋪金轎衣軍牢執膝棍喝道家
人伴當跟隨抬着衣箱後邊兩頂家人媳婦小轎兒緊上跟隨極
描寫吳月娘這道請了吳大娘子相陪又叫了兩個唱的彈唱斤見

春梅來到月娘亦盛粧編素打扮頭上五梁冠兒戴着稀上几件

金翠首飾上穿白綾襖下邊翠藍段子裙今昔生慨與大娘子迎接至

前所春梅大轎子抬至儀門首纔落下轎來兩邊家人圍着如此

描寫到于所上敘禮向月娘插燭也似拜下去月娘連忙答禮相見

說道向日有累姐上費心粗只頭又不肯受今又重承厚禮祭桌

感激不盡春梅道惶恐家官府設甚麼這些微禮表意而已一向

要請奶上過去家官府不時出巡所以不曾請得月娘道姐上你

是几時好日子我只到那日買禮看姐上去罷春梅道奴賤日是

四月廿五日醜絕月娘道奴到那日已定去兩個敘禮畢春梅務

要把月娘讓起受了兩禮醜絕然後吳大娘子相見亦还下礼去

春梅道你看大娘子又沒正經一手扶起受礼所以罵申二姐必

看大娘子在旁方

今此時大姑子再三不肯止受了半禮一面讓上坐月娘和大姑子主位相陪然後家人媳婦丫環養娘都來參見春梅見了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吳月娘道小大哥還不來與姐磕個頭兒謝上姐醜今日來與你做生日那孝哥兒真個和如意兒身來與春梅唱喏月娘道好小厮不與姐磕頭只唱喏那春梅連忙向袖中摸出一方錦手帕一副金八吉祥兒叫替他搵帽兒上月娘道又吓姐費心又拜謝了落後小玉奶子來見磕頭春梅與了小玉一對金頭簪子醜月與了奶子兩枝銀花兒月娘道姐你还不知奶子與了來興兒做媳婦兒了來興兒那媳婦害病沒了春梅道他一心要在咱家倒也好恨一面丫鬟擎茶上來吃了茶月娘說請姐後邊明間內坐罷這客位內冷春梅來後邊西

門慶靈前又早點起燈燭擺下桌向祭禮春梅燒了香落了凡點

眼淚直照出

然後周圍設放圍屏火爐內生起炭火安放大八仙

桌席擺茶上來無非是細巧蒸酥希奇果品絕品芽茶月娘和大

姑子陪着吃了茶讓春梅進上房裡換衣裳脫了上面袍兒家人

媳婦開衣匣取出衣服更換了一套絲遍地錦粧花襖兒紫丁香

色遍地金裙總照出門在月娘房中坐着說了一回月娘因問道哥兒

好麼今日怎不帶他來這裡走上春梅道不是也帶他與奶磕

磕頭他爺說天氣寒冷怕風冒着他又不肯在房裡只要那當

直的抱出來房上外边走有敬齊這兩日不知怎的只是吳月娘

道你出來他也不尋你春梅道左右有兩個奶子輪番看他也罷

了月娘道他周爺也好大年紀得你替他養下這點孩子也罷了

怎的我也

也是你裙帶上的福直照前說他孫二娘還有位姐兒几歲兒了

春梅道他二娘養的叫玉姐今年交生四歲俺這個叫金哥月娘

道說他周爺身邊還有兩位房裡姐兒春梅道是兩個學彈唱的

了頭子都有十六七歲成日淘氣在那裡語狂月娘道他爺也常

往他身邊去不去厚臉春梅道奶上他那裡得工夫在家多在外

少在裡對西門如今四外好不盜賊生發朝廷勅書上又叫他兼

管許多事情鎮守地方巡理河道提拏盜賊操練人馬當不時往

外出巡几遭好辛苦哩說畢小玉又拏茶來吃了春梅向月娘

說奶上你引我往俺娘那邊花園山子下走本意真是月娘道

我的姐上還是那咱的山子花園哩自從你爹下世没人收拾他

如今丟搭的破零上的石頭也倒了樹木也死了俺等閒也

了春梅道不妨奴就往俺娘那邊看去這月娘強不過只得叫

小玉拿花園門山子門鑰匙開了門月娘大妗子陪春梅到裡

邊遊看了半日但見

垣墻欲損臺榭歪斜兩邊畫壁長青苔滿地花磚生碧草山前

怪石遭塌毀不顯嵯峨亭內涼床被滲漏已無恇惱石洞口蛛

絲結網魚池內蝦蟇成羣狐狸常睡臥雲亭黃鼠往來藏春間

料想經年人不到也知盡日有雲來有十九回一賦理應

春梅看了一回先走到李瓶兒那邊見樓上丟着些折桌壞櫈破

椅子下邊房都空鎖着地下草長的荒上的悲由出悲方來到他

娘這邊樓上還堆着些生藥香料下邊他娘房裡止有兩座厨櫃

床也沒了因問小玉俺娘那張床往那去了怎的不見小玉道俺

搖搖必空
溪拂為憑
苦了天下之家
也起會的了

三娘嫁人賠了俺三娘去了月娘走到跟前說因你爹在日將他
帶來那張八步床賠了大姐在陳家落後他起身却把你娘這張
床賠了他嫁人去了春梅道我聽見大姐死了說你老人家把床
還抬的來家了如此照出可知金銀之密月娘道那床沒錢使只賣了八兩銀
子打發縣中皂隸都使了春梅所言点了點頭兒那星眼中露不
的酸上的口內不言心下暗道想着俺娘那咱爭強不伏弱的問
爹要買了這張床照應金蓮我寔是承望要回了這張床去也做他老人
家一念兒不想又與了人去了蘇不的心下慘切清夜又問月娘
俺六娘那張螺甸床怎的不見月娘道一言難盡自從你爹下世
日逐只有出去的沒有進來的常言家無營生計不怕斗量金也
是家中沒盤纏抬出去交人賣了春梅問賣了多少銀子月娘道

止賣了三十五兩銀子春梅道可惜了那張床當初我聽見爹說

值六十多兩銀子只賣這些兒早知你老人家打發我到與你老

人家三四十兩銀子要了也罷又我瓶兒筆有連環之勢月娘道好如七人那

有早知道的一面嘆息了半日只見人家忙忙走來接說爺請奶

上早些來家哥兒尋奶上哭裡這春梅就抽身往後邊來月娘叫

小玉鎖了花園門同來到後邊明間內又早屏開孔雀簾控鮫綃

擺下酒筵兩個妓女銀箏琵琶在旁彈唱吳月娘遞酒安席安春

梅上坐此同正意春梅不肯務必拉大妗子同他一處坐約月娘知

下陪月娘主位筵前遞了酒湯飯點心割切上席春梅叫家人周

仁賞了厨子三錢銀子說不盡盤堆異品酒泛金波當下傳杯換

盞吃至日色將落時分只見宅內又差伴當擎灯笼來接比昔日

金蓮
何如月娘那裡肯放叫兩個妓女在跟前跪着彈唱勸酒分付你
把好曲兒孝順你周奶兒一個兒一面叫小玉斟上大鍾放在跟
前說姐兒你分付個心愛的曲兒叫他兩個唱與你下酒春梅道
奶兒吃不得了怕孩兒家中尋我月娘道哥兒尋左右有奶子
看着天色也還早哩我曉得你好小量兒絕春梅因問那兩個妓
女你叫甚名字是誰家的兩個跪下說小的一個是韓金釧兒妹
子韓玉釧兒一個是鄭愛香兒姪女鄭嬌兒此等入亦有春梅道
你每會唱嬾畫眉不會玉釧兒道奶兒分付小的兩個都會月娘
道你兩個既會唱斟上酒你周奶兒吃你每慢唱小玉在旁連忙
斟上酒兩個妓女一個彈爭一個琵琶唱道

冤家爲你几時休捱過春來又到秋誰人知到我心裏天寒地
我伶仃瘦死的黃書兩淚流從前已往訴緣由誰想係無情把
我丟

那春梅吃過月娘又令鄭嬌兒遞上一杯酒與春梅春梅道你老
人家也陪我一杯兩家于是都齊斟上兩個妓女又唱道

冤家爲你減風流鵲噪簷前不肯休死生活氣沒來繇天倒惹
的情拖逗助的淒涼兩淚流從他去後意無休誰想你辜恩把
我丟

春梅道奶兒你又叫大妗子吃盃兒觀月娘一日月娘道大妗子
吃不的叫他拿小鍾兒陪你罷一面令小玉斟上大妗子一小鍾
兒酒兩個妓女又唱道

冤家爲你惹場憂坐想行思日夜愁香肌憔悴瘦減溫柔天要見

你不能勾悶的我傷心兩淚流從前與你共綢繆誰想你今替
把我丟

春梅見小玉在跟前也斟了一大鍾叫小玉吃

生色中却

月娘道

如七他吃不的

醜

春梅道奶七他也吃兩三鍾兒我那咱在家裡

沒和他吃

又微出門情
意各有深淺

于是斟上叫小玉也听了一盃妓女唱道

冤家爲你惹開愁病枕着床無了休滿懷憂悶鎖眉頭天忘了

还依舊助的我腮边兩淚流從前與你兩無休誰想你經年把

我丟

看官听說當時春梅爲甚叫妓女唱此詞一向心中牽掛陳敬濟

在外不得相會情種心苗豈有所感發于吟咏

点明然感金蓮而
思敬濟又是兩段

又見他兩個唱的口兒甜垂首奶七長奶七短侍奉心中歡喜

時家人周二近前來舉出兩包兒賞賜來每人二錢銀子

二姐

兩個妓女放下樂器磕頭謝了不一時春梅起身月娘款留不住

伴當打灯笼拜辞出門坐上大轎家人媳婦都坐上小轎前後打

着四個灯笼軍牢唱道而去正是時來頑鉄冇光輝運去黃金無

艷色有詩爲証

点絳唇紅弄玉嬌

鳳凰飛下品簫簫

堂前高把湘簾捲

燕子还來續舊巢

且說春梅自從來吳月娘家赴席之後自思想陳敬濟不知流落

在何處

接下

歸到府中終日只是臥床不起心下沒好氣守備察

知其意說道只怕思念你兄弟不得其所一面叫張勝李安來分

付道我一向委你尋你奶七兄弟如何不用心找尋二人告道小

的一向找尋來一地里尋不着下落已回了奶也話了守備道限
 你二人五日若找尋不着討分曉這張勝李安領了鈞語下來都
 帶了愁顏沿街遶巷各處留心找問不題話分兩頭單表陳敬濟
 自從守備府中打了出來欲投晏公廟又聽見人說師父任道士
 死了就害怕不敢進廟來緊接又沒臉見杏菴王老白日裡到打
 打油飛夜晚間還鑽入冷舖中存身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敬濟正
 在街上站立只見鉄指印楊大郎頭戴新羅帽兒身穿白綾襖子
 騎着一疋馬兒揀銀鞍轡一個小廝跟隨正從街心走過來敬濟
 認的是楊光彥便向前一把手把嚼環拉住說道楊大哥一自不
 見自從清江浦你把我半船貨物偷拐走了我好意往你家門反
 吃你兄弟楊二風拏瓦塊磚破頭趕着打上我家門來今日弄的
 我一命如游你是會指擺受用那楊大郎見敬濟已自討個便行

祥而笑說

人情如面何足怪作者措盡哉

今日晦氣出門撞見瘟死鬼量你這餓

不死賊花子那裡討半船貨我拐了你的你不撒手須吃我一頓

好馬鞭子敬濟便道我如今窮了你有銀子與我些盤纏只如此

不然咱到個去處講也楊大郎見他不放跳下馬來向他身上抽

了几鞭子喝令小廝與我擣了這少死的花子去那小廝使力把

敬濟推了一交楊大郎又向前踢了几脚踢打的敬濟怪叫須臾

圍了許多人旁边閃過一個人來青高裝帽子勒着手帕倒披紫

襖白布襖子精着兩條腿靴着蒲鞋生的面兒眼掃帚眉雄為料

綰口三鬚鬚子准為敬濟面上紫肉橫生手腕橫筋競起吃的楞也睜

也提著拳頭向楊大郎說道你此位哥好不近理他年少這般貧

寒是本你只顧打他怎的自古嗔拳不打笑面他又不會傷犯着
你也有錢看平日相交與他些沒錢罷了如何只顧打他自古路
見不平也有向灯向火楊大郎說你不知他顧我拐了他半船貨
量他恁窮樣那有半船貨物那人道想必他當時也是有根基人
家娃也天生就這般窮來閣下就是這般有錢二語老兄依我你
有銀子與他些盤纏罷那楊大郎見那人說了袖向汗巾兒上拴
着四五錢一塊銀子解下來遞與敬濟與那人舉一舉手兒上駢
子楊長去了敬濟地下扒起來抬頭看那人時不是別人却是舊
時同在冷舖內和他一鋪睡的土作頭兒飛天鬼侯林兒樹倒猢猻散方
有此近來領着五十名人在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裡做工起
蓋伽藍殿因一隻手拉着敬濟說道兄弟剛纔若不是我拏几句

言語訓犯他七肯拏出這五錢銀子與你那賊却知見範他若不

知範時好不好吃我一頓好拳頭你跟着我咱往酒店內吃酒去
來到一個食館小酒店內案頭上坐下叫量酒拏四賣噴飯兩大
壺酒來不一時量酒擺下小菜暖飯四盤四碟兩大盞時興橄
欖酒不用小盃拏大磁碗子因問敬濟兄弟你吃麵吃飯量酒道
麵是溫潤飯是白米飯敬濟道我吃麵須臾掉上兩三碗溫麵上
來侯林兒只吃一碗敬濟吃了兩碗然後吃酒侯林兒向敬濟說
兄弟你今日跟我往坊子裡睡一夜敬濟此時固以爲知遇也明日我領你城
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裡修蓋伽藍殿并兩廊僧房你哥率領着
五十名做工你到那裡不要你做重活只抬几筐土兒就是了也
算你一工討四分銀子我外邊賃着一間厦子晚夕咱兩個就在

那裡歇找一做些飲打發咱的人吃把門你一把鎖上了家當都

交與你真妻子子好不好強如你在那冷鋪中替花子搖鈴打梆這個

還官樣些敬濟道若是哥也這般下顧兄弟可知好哩不知這工

程做的長遠不長遠侯林兒道總做了一個月這工程做到十月

裡不知完不完兩個說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把兩大壺酒都吃

了量酒算帳該一錢三分半銀子敬濟就要拿出銀子來秤侯林

兒推過一邊說傻兄弟莫不叫你出錢哥有銀子在此一面扯出

包兒來秤了一錢五分銀子與掌櫃的還找了一分半錢袖了搭

伏着敬濟肩背同到坊子裡兩個在一處歇臥二人都醉了這侯

林兒晚夕幹敬濟後庭花足幹了一夜親哥親達上親漢子親爺

口裡無般不叫將出來醜絕敬濟金到天明同往城南水月寺果

然寺外侯林兒賃下半間屋子裡面燒着炕柴早也買下許多碗

盞家活早晨上工叫了名字衆人看見敬濟不上二十四五歲白

臉子生的眉目清俊就知是侯林兒兄弟都亂調戲他先問道那

小顆子兒你叫甚名字陳敬濟道我叫陳敬濟那人道陳敬濟可

不由着你就擠了又一人說你恁年小小的怎幹的這營生匪的

這大扛頭子是此人語一侯林兒喝開衆人罵怪花子你只顧墮落他

怎的一面散了歛歛作扛派衆人抬土的抬土和泥的和泥打碼

的打碼原來曉月長老叫一個葉頭陀高人做火頭造飯與各作匠人

吃這葉頭陀年約五十歲一個眼睛高人穿着皂直裰不能精着脚腰間束

着爛絨絛也不曾看經只會念佛善會麻衣神相衆人都叫他做

葉道一日做了工下來衆人都吃畢飯也有閒坐的臥的也有踱

着的史筆只見敬濟走向前問葉頭陀討茶吃這葉頭陀只顧上
上下下看他內有一人說葉道這個小孩子兒是新來的你相他
一相又一人說你相他相倒相個兄弟一人說個相個二尾子葉
頭陀叫他近前端詳了一回說道色怕嫩兮又怕嬌聲嬌氣嫩不
相饒老年色嫩招辛苦少年色嫩不堅牢只吃了你面皮嫩的虧
一生多得陰人寵愛八歲十八二十八下至山根上至髮有無活
計兩頭消三十印堂莫帶煞眼光帶秀心中巧不讀詩書也可人
是敬濟做作百般人可愛縱然弄假又成真休怪我說一生心伶机
巧當得陰人發跡你今多大年紀敬濟道我二十四歲葉道七虧
你前年怎麼過來吃了你印堂太窄子喪妻亡懸壁昏暗人亡家
破唇不益齒一生惹是招非鼻若灶門家私傾散那一年遭官司

口舌傾家散業見過不曾敬濟道都見過了葉頭陀道只一件你

這山根不宜斷絕麻衣祖師說得兩句好山根斷兮早虛花祖業
飄零定破家早年祖父丟下家業不拘多少到你手裡都了當了
你上停短兮下停長主多成多敗錢財使盡又還來總然你久後
營得成家計猶如烈日照冰霜你如今往後還有一步發跡該有
三妻之命尅過一個妻宮不曾敬濟道已過過了葉頭陀道後來
還有三妻之會但恐美中不美三十上小人有些不足花柳中少
要行走直對神仙一個人說葉道你相差了他還與人家做老婆
那有三個妻來眾人正笑做一團只听得曉月長老打梆了各人
都拏鐵鐺抬扛上工做活去了如此者敬濟在水月寺也做了約
一月光景一日三月中旬天氣敬濟正與眾人抬出土來在山門

牆下倚着牆根向日陽踅踅着提身上風機只見一個人頭戴萬
字頭巾身穿青窄衫紫裹肚腰繫纏帶脚穿鞦韆騎着一匹黃馬
手中提着一籃鮮花兒見了敬濟猛然跳下馬來向前深處的唱
了喏便叫陳舅小人那裡沒尋你老人家原來在這裡倒說了敬
濟一跳真連忙還禮不迭問哥你是那裡來的那人道小人是
守備周爺府中親隨張勝自從舅府中官事出來奶也不好直
到如今老爺使小人那裡不找尋舅也不知在這裡今早不是俺
奶也使小人往外庄上折取這几朵芍藥花兒打這裡過怎得看
見你老人家在這裡一來也是你老人家際遇二者小人有緣不
消猶豫就騎上馬我跟你老人家往府中去那眾做工的人看着
面也相覷不敢做聲這陳敬濟把輪匙遞與吳林兒趣絕當問他
騎上馬騰騰上馬跟隨巡邏守備府中來正是良人得意正年少

今夜月明何處樓有詩為証

白玉隱于頑石裡

黃金埋在污泥中

今朝貴人提拔起

如立天梯上九重

人自古只以一將為貴所以吾每以月狼為不
月狼未蒙教訓致多閑遊批書者不滿意月
多寬于再婚並有美於三婚後亦不
底過然批書吾因知其有任意批去取也

夫一回熱結之假冷遇之真直貫至一百回內而假父子則已處此點明桂娘之于日娘銀姐之于瓶兒二官之于西門西門之于蔡京是也真父子則麼緣之老人李安之老母等類至于假夫婦滿部皆是并未有一真者有自己之妻而爲人所奪且其妻莫不情願隨人是雖真而是假也有他人之妻而已佔之是以假爲真乃假中之愈假者也故此處一寫假弟妹結上文如許之假夫妻一寫真夫妻結上文如許之假弟妹總之爲假夫妻結穴見色字之空淫慾之假覺東門之叶無此慨惻也

看他下一葛字便有正大光明三媒六聘全無一点苟合之

意所爲真也

總知財色二字財是交游着兄弟上講故用冷熱二字色是淫慾着夫妻上講故用真假二字總之一樣也

此處結黃王等一案特爲來保背主之罪下一審語非有別伯爵于此回文內結其死者蓋至吳典恩楊光彥則十兄弟熱結之文已完下文雲裡守乃借雲以收月娘非猶是熱結文字故此處以伯爵死卽結熱結之文矣然則假弟妹益又結十兄弟也總之此回已完下文另出愛姐以勸假夫妻中之少有良心者另出二搗鬼以勸親兄弟中之全無良心者作第二番結束以示叮嚀告戒之意是則此回已結完也

第九十七回

假弟妹暗續舊膠

真夫婦明諧花燭

詞曰

追悔當初辜深願。經年價。兩成幽怨。任越水吳山。似屏如障。堪遊玩。奈獨自。慵抬眼。併賞烟花。听絃管。徒歡娛。轉加腸斷。總時轉丹青。強拈書信頻。看又會似親相見。

一席猪
作者怎
筆入
真才
西門交
者若兩
人散週臭
心吐胆也

話說陳敬濟到于守備府中下了馬張勝先進去稟報春梅春梅分付叫他在後邊班直房內用香湯沐浴了身體後邊使養娘包出一套新衣服靴帽來與他更換了然後稟了春梅那時守備還未退所春梅請敬濟到後堂盛粧打扮出來相見這敬濟進門就望春梅拜了四隻八拜讓姐也受禮此見玉那春梅受了半礼對

是姑表
必主此親
非倫之人
命

後了曰
家作此
教濟於
底止

濟之祖父
必忠孝之
台則以味
此子孫
者以為何
哈

面座下敘說寒溫離別之情彼此皆眼中垂淚真正春梅恐怕守
備退所進來見無人在跟前使眼色與敬濟真正春梅恐怕守
他若問你只說是姑表兄弟我大你一歲二十五歲了四月廿五
日午時生的表明向日未得說敬濟道我知道了不一時了鬚髯
上茶來兩人吃了茶春梅便問你一向怎麼出了家做了道士守
備不知是我的親錯打了你悔的要死的若不是那時就留下你
爭奈有雪娥那賤人在這里不好交插你的出點所以放你去了落
後打發了那賤人總使張勝到處尋你不着誰知你在城外做工
流落至此地位敬濟道不瞞姐也說一言難盡自從與你相別要
娶六姐必竟從他發源我父親死在東京來遲了不曾娶成被武松殺了
聞得你好心葬埋了他承福寺也到那裏春梅又說

被俺丈母那淫婦告了一狀來帳林盒都搬的去了打了一場官
司將房兒賣了弄的我一貧如洗多虧了俺爹朋友王杏菴賙濟
把我總送到臨清晏公廟那裡出家不料又被丈母打了拾到咱
府中自從咱府中出去投親不理投友不顧因此任寺內傭工多
虧姐也掛心使張管家尋着我來得見姐也一面猶如再世為人
了說到傷心處兩個都哭了一過前文正說話中間只見寺僧退房
左右掀開簾子守備進來這陳敬濟向前倒身下拜慌的守備答
禮相還說向日不知是賢弟被下人隱瞞誤有衝撞賢弟休怪敬
濟道不才有玷一向缺禮有失親近望乞恕罪又磕下頭去守備
一手拉起讓他上坐敬濟垂覺那裡肯務要拉下椅兒旁邊坐了

守備
兄
八
成不
在你
前
心

憐此等事
先無知者
對面拉一
漢子送給
些老羞着
為法積太

是活不
海乃人
也必不認得
公家就感

守備閉席春梅陪他對坐下須臾換茶上來吃畢守備便問賢弟
貴庚一向怎的不見如何出家敬濟便告說小弟虛度二十四歲
俺姐姐長我一歲是四月二十五日午時生日因父母雙亡家業
凋零妻又沒了出家在晏公廟不知家姐嫁在府中有失探望守
備道自從賢弟那日去後你令如晝夜憂心常時嗽七咽七不安
直到如今補一向使人找尋賢弟不着不期今日相會實乃三生
有緣看官所說若論周守備與西門慶相交也該認得陳敬濟原
來守備為人老成正氣舊時雖然來往並不留心想他家間事就
足時常宴會皆同的是荆都監夏提刑一班官長并未與敬濟見
面况前日又做了道士一番那裡還想的到西門慶家女婿所以
被他二人騙過補出方是只認是春梅姑表兄弟一而分付

放桌兒安排酒上來須臾擺設許多盃盤餚饌湯飯點心堆滿桌

上銀盞盞酒泛金波守備相陪敘話吃至晚來掌上灯燭方罷
守備分付家人周仁打掃西書院乾淨那裡床帳都有春梅拿出
兩床鋪蓋衾枕與他安歇又撥一個小廝喜兒答應他又包出兩
套細絹衣服來與他更換每日飲食春梅請進後邊吃正是一朝
時運至半點不聒人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但見

行時梅花腸底

忽逢元旦新正

不覺艷杏盈枝

又早新荷貼水

敬濟在守備府裡住了個月有餘一口是四月二十五日春梅的
生日吳月娘那邊買了禮來一盤壽羹一盤壽麵兩隻湯鷄四隻
鮮雞兩盤果品一鐔南酒玳安穿青衣拏帖兒送來守備正在所

代女
也
一壽

上坐的門上人稟報拾進禮來。玳安遞上帖兒，扒在地下磕頭。守備看了禮物，兒說道：「多承你奶子費心。」又送禮來，一面分付家人收進。禮去討茶來，與大官兒吃。把禮帖叫小伴當送與你舅收了。封了一方手帕、三錢銀子與大官兒，拾盒人錢一百文。擎回帖兒，多上覆說畢，守備穿了衣服，就起身拜人，丟了玳安，只顧在房前伺候。討回帖兒，只見一個年小的，戴著九楞帽兒，穿著青紗道袍，涼鞋淨襪，從角門裡走出來，手中擎著帖兒賞錢。遞與小伴當，一直往後邊去了。可霎作怪模樣，倒好相。陳如夫一般，他如何都在這裡？只見小伴當遞與玳安手帕銀錢，打發出門。到于家中，回月娘話，見回帖上寫著：「周門麗氏敘拜。」月娘便問：「你沒見你姐？」玳安道：「姐也倒沒見。」到見姐夫來，與對王婆，月娘笑道：「全因你安到。」

有想人姐夫，絕守備好大年，他姐夫玳安道：「不是守備。」

是咱家的陳姐夫。我初進去，周爺正在房上，我遞上帖兒，與他磕

了頭。他說：「又生受你奶子。」送重禮來，分付伴當擎茶與我吃。把帖

兒擎與你舅收了。討一方手帕、三錢銀子與大官兒，拾盒人是一

百文錢。說畢，周爺穿衣服出來上馬，拜人去了。半日只見他打角

門裡出來，遞與伴當回帖。賞賜他就進後邊去了。我就押着盒担

出來，不是他，却是誰？月娘道：「怪小兒休胡說。」白道的那羔子知

道流落在那裏？討吃不是凍死，就是餓死。月娘自己如此，他平白

在那府裡做甚麼？守備認的他甚麼？毛片兒肯招攬下他？玳安道：

「奶子敢和我兩個賭？我看得千真萬真，就燒的成灰骨兒，我也認

的。」月娘問道：「穿著甚麼？」玳安道：「他戴著新瓦楞帽兒，金簪子，身穿

之真姑
不不不
亦真
知礼門
家也

着青紗道袍涼鞋淨襪吃的好了月娘道我不信不信這里說話
不題却說陳敬濟進入後邊春梅還在房中鏡臺前搽臉描面蛾
眉敬濟拏吳月娘札帖兒與他看因問他家如何送札來與你是
那里緣故這春梅便把清明郊外永福寺撞遇月娘相見的話訴
說一遍後來怎生平安兒偷了解當鋪頭面與巡檢怎生夾打平
安兒追問月娘奸情之事薛嫂又怎生說人情守備替他處斷了
事落後他家買札來相謝正月裡我往他家與孝哥兒做生日勾
拾連環到如今他許下我生日買札來看我一節說了一遍敬濟
听了把眼蹙了春梅一眼活跳說姐七你好沒志氣想着這賊淫婦
那咱把咱姐兒們生生的折散開了不知正是志氣又把六姐命喪了永
世千年門裡明外不相逢世千年門裡明外不相逢

恩搭打玳安小廝供出奸情來隨他那淫婦一條繩子拴去出醜
見官官咱每大限事他没和玳安小廝有姦怎的把了頭小玉配
與他寫出有我早在这里我斷不叫你替他說人情他是你仇
人又和他上門往來做甚麼六月連陰想他好情兒凡句話說的
春梅閉口無言這春梅道過往勾當也罷了還是我心好不甘心
仇敬濟道如今人好心不得好報哩春梅道他既送了札莫不自
受他的他还等着我這裡人請他去哩敬濟道今後不消理那淫
婦了又請他怎的春梅道不請他又不好意思的去個帖與他來
不來隨他就是了他若來時你在那邊書院內休出來見他往後
咱不招惹他就是了敬濟惱的一声兒不言語走到前邊寫了帖
子春梅使家人周義去請吳月娘月娘打扮出門叫奶子如意兒

抱着孝哥兒坐着一頂小轎映春梅大轎玳安跟隨來到府中春梅孫

二娘都打扮出來迎接至後邊相見敘禮坐下如意兒抱着孝哥

兒相見磕頭畢敬濟只在那邊書院內不走出來繇着春梅孫二

娘在後所擺茶安席遞酒叫了兩個妓女韓玉鏞鄭嬌兒冷結金

言下有物是彈唱俱不必細說玳安在前邊廂房內管待只見一

個小伴當打後邊拿出一盤湯飯點心下飯往西角門書院中走

玳安便問他拏去誰吃小伴當道是與舅吃的玳安道你舅姓甚

庶小伴當道姓陳這玳安賊悄也後邊跟着他到西書院小伴當

便撒簾子進去玳安慢也打紗窓眼往裡張看明也見陳姐夫正

在床上搔着見拿進湯飯點心來就起來放桌兒吃這玳安悄也

走出外來依舊坐在前房裡直待天晚才去

從春梅這邊被敬濟把關兩家都不相往還一語止是

誰知堅子多間阻 一念翻成怨恨媒

敬濟在府中與春梅暗地勾搭人都不知或守備不在春梅就和

敬濟在房中吃飯吃酒閑時下棋調笑無所不至守備在家便使

了頭小厮拏飯往書院與他吃或白口裡春梅也常往書院正和

他坐半日方進後邊來彼此情熱俱不必細說一日守備領人馬

出巡正值五月初五日出愛春梅在西書院花亭上置了一桌

酒席和孫二娘陳敬濟吃雄黃酒解粽歡娛了姐矣簪侍婢都兩邊侍

奉春梅令海棠月桂兩個侍妾在席前彈唱當下直吃到炎光西

墜微雨生涼的時分春梅拏起大金荷花盃來相劝酒過數巡孫

二娘不勝酒力，起身先往後邊房中看去了。獨坐下春梅和敬濟在花亭上吃酒。猜枚行令，你一杯，我一盃，不一時，鬢掌上紗燈來，養娘金匱玉堂打發金哥兒睡去了。敬濟輸了，便走入書房內，躲酒不出來。這春梅先使海棠來請見敬濟，不去。又使月桂來分付他不來，你好友與我拉將來，拉不將來，回來把你這賤人，打十個嘴巴。這月桂走至西書房中，推開門，見敬濟睡在床上，推打鼾睡不動。月桂說：奶兄，交我來請你老人家，請不去，要打我哩。那敬濟口裡喃喃，說：打你不干我事。我醉了，吃不的了。被月桂用手拉將起來，推着他，我好友拉你去，拉不將你去，也不算好漢。推拉的敬濟急了，黑影子裡，佯裝着醉作耍，當真，搭了月桂在懷裡，就親個嘴。那月桂亦發上頭上，腦說：人好意，叫你也做大，不正。倒

做這個營生，敬濟道：我的兒，你替我了那個好意，做大不成，又按

着親了個嘴。方走到花亭上，寫諸親摠爲守備不知作地月桂道：奶兄，要打我

还是我把舅拉將來了。春梅令海棠斟上大鍾，兩個下盤棋，賭酒

爲樂。當下你一盤，我一盤，熬的了，鬢都打睡去了。春梅又使月桂

海棠後邊取茶去。兩個在花亭上解渴，露相如之玉，朱唇點漢署

之香，正是得多少花陰，曲檻燈斜照。旁有墜釵雙鳳翹，有詩爲証：

花亭歡洽雲斜

粉汗凝香沁絳紗

深院日長人不到

試看黃鳥啄名花

兩個正幹得好，忽然了鬢海棠送茶來，請奶兄後邊去。金哥睡醒了，哭着尋奶兄哩。春梅陪敬濟只吃了兩鍾酒，用茶漱了口，然後抽身往後邊來了。鬢收拾了家活，喜見扶敬濟歸書房寢歇，不在

你也是才
你拉過今
一行又改
畜生必是
女人商

想
被主人交
出之時
子耶莫過

話下一日朝廷勅旨下來命守備領本部人馬會同濟州府知府張叔夜征勦梁山泊賊王宋江早晚起身守備對春梅說你在家看好哥兒叫媒人替你兄弟尋上一門親戚我帶他个名字在軍門若早僥倖得功朝廷恩典陞他一官半職於你面上也有光輝這春梅應諾了遲了兩三日守備打點行裝整齊人馬留下張勝李安看家止帶家人周仁跟了去不題一日春梅叫將薛嫂兒來如此這般和他說你爺臨去分付叫你替我兄弟尋門親事你須尋个門當戶對好女兒不拘十六七歲的也罷只要好模樣兒聰明伶俐些的他性兒也有些厭劣薛嫂兒道我不知道他也怎的不消你老人家分付想着大姐那等的還歉哩春梅道若是尋的不好這就罵你辱罵子辱罵我便是也

嫂向他道了萬福說姑夫你老人家一向不見在那裡來且喜呀剛纔奶上分付交我替你老人家尋个好娘子你怎麼謝我那陳敬濟把臉兒迸着不言語薛嫂道老花子怎的不言語春梅道你休叫他姑夫那个已是揭過了的帳子你只叫他陳舅就是了薛嫂道這該打我這片子狗嘴只要叫鋪了往後赶着我只叫舅爺罷那陳敬濟忍不住撲哧的笑了說道這個絕可到我心上那薛嫂撒風撒痴赶着打了他一下說道你看老花子說的好話兒我又不是你影射的怎麼可在你心上連春梅也笑了不一時月桂安排茶食與薛嫂吃了說道我替你老人家用心踏看有人家相應好女子見就來說春梅道財氣果花紅酒禮頭面衣服不少

他的只要好人家好女孩兒方可進入我門來薛嫂道我曉得管情應的你老人家心便了良久破齋吃了飯往前邊去了薛嫂兒還坐着問春梅他老人家几時來的春梅便把出家做道士一節說了，我尋得他來做我个親人兒薛嫂道好，你老人家有後眼又道前日你老人家好日子說那頭他大娘來做生日來春梅道他先送禮來我纔使人請他坐了一日去了薛嫂道我那日在一个人家鋪床整亂了一日心內要來急的我要不的又問他陳舅也見他那頭大娘來春梅道他肯下氣見他爲請他好不和我亂成一塊，我替他家說人情說我沒志氣那怕吳典恩打着小厮攀扯他出官纏好官你腿事你替他尋分上想着他昔日好情兒薛嫂道他老人家也說的是及則其間也不計清他了春梅道

咱不義薛嫂道怪不的你老人家有恁大福你的心事好了當下薛嫂兒說丁半日話提着花箱兒拜辭出門過了兩日先來說城裡朱千戶家小姐今年十五歲也好陪嫁只是沒了娘的兒子春梅嫌小不要又說應伯爵第二個女兒年二十二歲春梅又嫌應伯爵死了結在大爺手內聘嫁沒甚陪送也不成都回出昏帖兒來又遲了幾日薛嫂兒送花兒來袖中取出个婚帖兒大紅段子上寫着開段舖葛員外家大女兒年二十歲應伯爵的十一月十五日子時生小字翠屏生的上同兒般模樣兒五短身材瓜子面皮溫柔典雅聰明伶俐銀指玉簪不必說父母俱在有萬貫錢財在大街上開段子舖走蘇杭南京無比好人家陪嫁都是南京床

帳箱籠春梅道既是好成了這家的罷就交薛嫂兒先通信去那薛嫂兒連忙說去了正是欲向繡身求艷質須憑紅葉是良媒有詩爲証

天仙机上盤香羅

千里姻緣竟足多

天上牛郎配織女

人間才子伴嬌娥

這裡薛嫂通了信來葛員外家知是守備府裡情願做親又使一個張媒人同說媒春梅這裡備了兩抬茶葉糖餅羹果叫孫二娘坐轎子往葛員外家插定女兒回來對春梅說果然好個女子生的一表人材如花似朵人家又相當春梅這裡擇定吉日納緣行禮十六盤美果茶餅兩盤頭面二盤珠翠四拍酒兩牽羊一頂簪髮金付金銀頭面簪環之類兩件羅襖袍兒四季衣服其餘錦袍布絹二十兩銀不必細說陰陽生擇在六月初八日進娶過門

如何能逃
自方為不

春梅先問薛嫂兒他家那里有陪床使女沒有薛嫂兒道床帳粧奩都有只沒有使女陪床春梅道咱這里買一個十三四歲丫頭子與他房裡使喚撥桶子倒水方便些薛嫂道有我明日帶一個來到次日果然領了一個丫頭說是商人黃四家兒子房裡使的丫頭今年纔十三歲黃四因用下官錢糧和李三還有咱家出去的保官兒都爲錢糧在學在監裡追贓監了一年多結家產盡絕房兒也賣了李三死等兒子李活監着咱家保官兒那兒子僧寶兒如今流落在外與人家跟馬哩結春梅道是來保薛嫂道他如今不叫來保改了名字叫湯保了春梅道這丫頭是黃四家丫頭要多少銀子薛嫂道只要四兩半銀子緊等着要交贓去春梅

傷心處想起來
主子跟前出
堪回首嘆

是來
此三
向若
傷家
不信

兒何在

示明之情

減於金妻

家兔子

心之人也

想冷舖中
共不堪回

道甚麼四兩半與他三兩五錢銀子留下罷一面就交了三兩五錢雪花官銀與他寫了文書改了名字喚做金錢皂因錢話休饒此名話休饒古又早到六月初八春梅打扮珠翠鳳冠穿通袖大紅袍兒束金鑲碧玉帶坐四人大轎鼓樂燈籠娶家女子真雁過門陳敬濟騎着白馬揀銀鞍轡青衣軍牢喝道頭帶儒巾穿着青段圓領脚下粉底皂靴頭上簪着兩枝金花正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一番折洗一番新到守備府中新人轎子落下載着大紅銷金蓋袱添粧含飯抱着宝瓶進入大門陰陽生引入画堂先參拜了堂然後歸到洞房春梅安他兩口兒坐帳然後出來陰陽生撒帳畢打發喜錢出門鼓手都散了敬濟與這

春點杏桃紅綻蕊

風欺楊柳綠翻腰

富夜敬濟與這葛翠屏小姐倒且是合得着兩個被底鴛鴦帳中鴛鴦如魚似水合合雀巢娛三日完飯春梅在府所後堂張筵掛彩鼓樂笙歌請親眷吃會親酒俱不必細說每日春梅吃飯必請他兩口兒同到房中一處吃彼此以姑姪稱之同起同坐了頭養娘家人媳婦誰敢道个不字原來春梅收拾西廂房三間與他做房裡面鋪着床帳糊的雪洞般齊整垂着簾幃外边西書院是他書房裡面亦有床榻几席古書即後死所并守備往來書柬拜帖并各處遞來手本揭帖都打他手裡過春梅不時常出來書院中和他閉坐說話兩個暗地交情正是

朝陪金谷宴
休道歡娛處

暮半綺樓娃
流光逐落霞

以愛姐守
非以勸世
馬當時皆
守節乃
子所以出
祖私偷賣
和為守節
夫當時世
不可大痛

上文已大段結束，此回以下復蛇足愛姐何，蓋作者又為世
之不改過者勸也。言如敬濟經歷霜雪，備嘗甘苦，已當知改
過，乃依然照舊行徑，貪財愛色，故愛姐來而金道復來看，敬
濟言其飲酒宿娼，絕不改過也。雖有數年之艾在前，其如不
肯多何。故愛姐艾也。生以五月五日可知也。

陳敬濟臨清逢舊識

韓愛姐翠館遇情郎

詩曰

教坊脂粉洗鉛華
舊曲聽來猶有恨
雲鬟半挽臨粧鏡

一片閒心對落花
故園歸去已無家
雪淚空流濕絳紗

今日相逢白司馬

樽前重與訴琵琶

話說一日周守備與濟南府知府張叔夜領人馬征勦梁山泊賊王宋江三十六人萬餘草寇都受了招安地方平復此處又結表奏朝廷大喜加陞張叔夜爲都御史山東安撫大使陞守備周秀爲濟南兵馬制置管理分巡河道提察盜賊部下從征有功人員各陞一級軍門帶得敬濟名字陞爲參謀之職月給米二石冠帶榮身守備至十月中旬領了勅書率領人馬來家先使人來都與春梅家中知道春梅滿心歡喜使陳敬濟與張勝李安出城迎接家中廳上排設酒筵慶賀喜官員人等來拜賀送禮者不計其數守備下馬進入後堂春梅孫二娘接養參拜已畢陳敬濟就穿大紅員領頭戴冠帽即穿是北一襲衣服西門兩袖加指頭

不在話下晚夕春梅和守備在房中飲酒未免敘些家常事務春

梅道爲娶我兄弟媳婦又費許多東西守備道呵呀你止這個兄弟沒奔你來無个妻室不成个前程道理就使費了几兩銀子不曾爲了別人春梅道你今又替他掙了這個前程足以榮身勾了一部親戚守備道朝廷旨意下來不日我往濟南府到任你在家俱是如此看家打點些本錢教他搭个主管做些大小買賣三五日教他不去查算帳目一遭轉得些利錢來也勾他掙計春梅道你說的也是兩個晚夕夫妻同歡不可細述在家只住了十個日子到十一月初旬時分守備收拾起身帶領張勝李安前去濟南到任留周仁周義看家陳敬濟送到城南永福寺方回又送守備到一日春

梅向敬濟商議守備教你如此這般河下尋些買賣搭个主管覓得些利息也勾家中費用這敬濟聽言滿心歡喜一日正打街前走尋覓主管夥計也是合當有事不料撞遇舊時朋友陸二哥陸秉義作揖說熱時偏就撞着不知在冷舖中時二計偏撞不着何故哥怎的一向不見敬濟道我因亡妻爲事又被楊光彥那厮拐了我半船貨物坑陷的我一貧如洗我如今又好了幸得我姐姐嫁在守備府中又娶了親事陸做參謀冠帶裝身如今要尋个夥計做些買賣一地理沒尋處陸秉義道楊光彥那厮拐了你貨物如今搭了个姓謝的做夥計在臨清馬頭上開了一座大酒店又放債與劉二放與四方起熟窠子娼門人使好不獲大利息他每日穿好衣吃好肉騎着一疋驢子三五日下去走一遭算帳收錢又映敬把舊朋友都不理

他兄弟在家開賭場圖利養的人不敢惹他敬濟道我去年曾見他一遍他反面無情打我一頓被一朋友救了我恨他入于骨髓因拉陸二郎入路旁一酒店內吃酒兩人計了如何處置他出我這日氣陸秉義道常言說得好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咱如今將理和他說不見棺材不下淚他必然不肯小弟有一計策哥也不消做別的買賣只寫一張狀子把他告到那里迫出你貨物銀子來就奪了這座酒店再添上些本錢等我在馬頭上和謝三哥掌櫃發賣哥哥你三五日下去走一遭查算帳目管情兒一月你穩拍拍的有百十兩銀子利息強如做別的生意看官聽說當時只因這陸秉義說出這庄事有分教數個人死於非命陳敬濟一種死死之太苦一種亡亡之太屈正是

非于前定數

半點不由人

敬濟聽了道賢弟你說的是我到家就對我姐夫和姐姐說這買賣成了就安賢弟同謝三郎做主管當下兩個吃了回酒各下樓來還了酒錢敬濟分付陸二哥兄弟一萬謹言陸二郎道我知道各散回家這敬濟就一五一十對春梅說爭奈他爺不在如何理會有老家人周忠在旁便道又伏周義不打緊等舅寫了一張狀子該拐了多少銀子貨物拏爺個拜帖兒都封在裡面等小的送與提刑所兩位官府案下把這姓楊的拏去衙門中一頓夾打追問不怕那厮不拏出銀子來敬濟大喜一面寫恍一紙狀子拏守備拜帖彌封停當就使老家人周忠送到提刑院兩位官府正升廳問事門上人稟說帥府周倫學人下書可千戶與長二官衙西門與

狀子自恁要做分上即便批行差委緝捕番捉往河下拏楊光彦去回了個拜帖付與周忠到家多上覆你爺奶也待我這里追出銀兩伺候來領周忠拏回帖到府中回覆了春梅說話即將准行拏人去了待追出銀子使人領去敬濟看見兩個摺帖上面寫着侍生何永書張懋德頓首拜西門敬濟心中大喜遲不上兩日光景提刑緝捕觀察番捉往河下把楊光彦并兄弟楊二風都拏到衙門中兩位官府據着陳敬濟狀子審問一頓夾打監禁數日追出三百五十兩銀子一百兩生眼布其餘酒店中家活共算了五十兩陳敬濟狀上告着九百兩還差三百五十兩銀子把房兒賣了五十兩家產盡絕也要尋候林兒去矣這敬濟就把謝家大酒樓奪過來

初謝胖子合夥春梅又打點出五百兩本錢共湊了一千兩之數
委付陸秉義做主管從新把酒樓翻新油漆彩畫開于灼耀棟宇
光新桌案鮮明酒肴齊整真個是

啓龕三家醉

開樽十里香

神仙留玉珮

卿相解金貂

從正月半頭陳敬濟在臨清馬頭上大酒樓開張見一日也發賣
三五十兩銀子都是謝胖子和陸秉義眼同經手在櫃上掌櫃敬
濟三五日騎頭口伴當小姜兒跟隨往河下算帳一遭若來陸秉
義和謝胖子兩個夥計在樓上收拾一間乾淨閣兒鋪陳床帳安
放桌椅糊的雪洞般齊整擺設酒席交四個好出色粉頭相陪
實亦在其內乎言下陳三兒那里生來故量酒一日下用金
其死干陳敬濟在樓上搭伏定係關于看那樓下景致好生熱鬧
非命也
有詩爲証

風拂烟籠錦綉粧

太平時節日初長

能添壯士英雄膽

善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曉垂楊柳岸

一竿斜插杏花旁

男兒大遂平生志

几樂高歌入醉鄉

一日敬濟在樓廳後瞧看正臨着河邊泊着兩隻剝船船上載着
許多箱籠桌櫈家活四五個人盡搬入樓下空屋裡來船上有兩
個婦人一個中年婦人長挑身材紫腔色舊來便是一個年小婦
人搽脂抹粉生的白淨標致約有二十多歲盡走入屋裡來敬濟

問謝主管是甚麼人也不問一聲擅自搬入我屋裡來謝主管道
 此兩個是東京來的婦人投親不着。一時間無處尋房住。央此間
 鄰居范老來說暫住兩三日便去。遲回不去方知寫胡秀揚州一
 州乎。然不是舊為王府官身則清河亦可。正欲報知官人不想官
 人來問這敬濟正欲發怒。只見那年小婦人敘衽向前望敬濟深
 深的道了個萬福。筆墨學奏告說官人息怒。非于主管之事。是奴
 家大膽一時出于無奈。不及先來宅上稟報。望乞恕罪。容畧住得
 三五日。拜納房金。就便搬去。這敬濟見小婦人會說話兒。只顧上
 上下下把眼看他。那婦人一雙星眼斜盼敬濟。又是金蓮之續却
 兩情四目不能定情。敬濟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倒想那里會過這
 般眼熟。那長挑身材。中年婦人。也定情看官人。你莫

陳東楊時
 諸賢於此
 上叙實乃
 者之象也

我那婦人道。不瞞姑夫說。奴是舊縣計韓國道渾家。這個就是我
 女孩兒愛姐。敬濟道。你兩口兒在東京如何。來在這裡。你老公在
 那里。那婦人道。在船上看家活。敬濟急令量酒。請來相見。不一時
 韓道國走來作揖。先愛姐次六兒次道。國情事都盡。已是慘白鬚髮。因說起朝中
 蔡太師重太尉李右相朱太尉高大尉李太監六人都被太學國
 子生陳東上本參劾。後被糾道交章彈奏。倒了。一部大關目獨美
 世聖旨下來。拏送三法司問罪。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太師兒子
 禮部尚書蔡攸處斬。家產抄沒。入官。總結衆人又暗合東樓父子
 後我等三口兒各自逃生。投到清河縣尋我兄弟第二的。傷心語
 甚不思第二的把房兒賣了。流落不知去向。三口兒顧船從河道

中來不料撞遇姑夫在此三生有幸因問姑夫今還在西門老爹家裏隔江猶唱後庭花真有此恨敬濟把頭頂搖了一搖說我也不在他家了我在姐夫守備周爺府中做了叅謀官冠帶榮身近日合了兩個夥計在此馬頭上開這個酒店胡亂過日子你每三口兒既遇着我也不消搬去便在此間住也不妨請自穩便婦人與韓道國一齊下禮說罷就搬運船上家活箱籠上來敬濟看得心痒也使伴當小姜兒和陳三免替他搬運了幾件家活王六兒道不勞姑夫費心用力彼此俱各歡喜敬濟道你我原是一家何消計較敬濟見天色將晚有申牌時分要回家分付主管咱蚤送些茶盒與他上馬伴當跟隨來家一夜心心念念只是放蕩愛姐不下過了一日到第三日早起身打扮衣服齊整伴當小姜兒陳三下馬酒

心下正要瞧去恰好八老來請便起身進去只見韓愛姐見了笑容可掬接將出來道了萬福官人請裡面坐敬濟到閣子內坐下王六兒和韓道國都來陪坐少頃茶罷彼此敘些舊時的閒話敬濟不住把眼只睨那韓愛姐愛姐一雙涎瞪瞪秋波只看敬濟金寫生處全是彼此都有意有詩爲証

弓鞋窄比剪春羅

香體酥眉王一窩

慶質不勝嬌娜態

一腔幽恨感秋波

少頃韓道國走出去了愛姐因問官人青春多少敬濟道虛度二十六歲敬問姐上青春幾何愛姐笑道奴與官人一緣一會也是二十六歲舊日又是大老爹府上相會過面如今又幸遇在一處

正是有緣千里夾相會愛姐目說妙那王六兒見他兩個說得入港看見關目推個故事也走出去了止有他兩人對坐愛姐把些風月話兒來勾敬濟敬濟目幼幹慣的道兒怎不省得便涎着臉兒調戲答話原來這韓愛姐從東京來一路兒和他娘已做些道路與齊對杏菴說如此今見了敬濟也是風世有緣三生一笑不繇的情投意合見無人處就走向前挨在他身邊坐下作嬌作痴說道官人你將頭上金簪子借我看一看依舊是一簪作線此書真是一絲不系敬濟正欲拔時早被愛姐一手按住敬濟頭簪一手拔下簪子來便笑吟吟起身說我和你去樓上說句話見一頭說一頭走敬濟得不的這一声連忙跟上樓來正是

風來花自舞

春入鳥能言

敬濟跟他上樓便道如也有甚話說愛姐道奴與你是前世姻緣今朝相遇願借枕席之懽共效于飛之樂敬濟道難得姐也見憐只怕此間有人知覺韓愛姐做出許多妖嬈來樓敬濟在懷將尖尖玉手扯下他褲子來兩個情興如火接納不住愛姐不免解衣仰臥在床上交姤正在一處正是

色膽如天怕甚事

鴛鴦雲雨百年情

敬濟問你叫幾姐那韓愛姐道奴是端午所生就叫五姐六姐死姐死敬濟又是逢對又名愛姐雲時雲取雨散偃倚共坐韓愛姐便將金簪子原插在他頭上又告敬濟說自從三口兒東京來投親不着盤纏缺少太師富貴何在你有銀子乞借與我父親五兩奴按利納還不可推阻敬濟應允說不打緊姐也開口就兌五兩來兩個

洗手

字以際一遇金
忽提其恥
不勝所以手死

人之道何至

近矣作者以

溺其前金

實溺其

於一日之間

可謂喜極

善滿福至

固然自己取

又坐了半日恐怕人談論吃了一盃茶愛姐留吃午飯敬濟道我

那邊有事不吃饭了少間就送盤纏來與你愛姐道午後奴畧備

一盃水酒官人不要見却好友來坐亡敬濟在店內吃了午飯又

在街上閑散走了一回撞見昔日晏公廟師兄金宗明作揖云金

道乃今人之道也敬濟既得安飽復事淫樂又近溺今人之道死

斯近矣故用金道來一點世人否則詰問金宗明作者必欲其至

何謂把前事訴說了一遍金宗明道不知賢弟在守備老爺府中

認了親在大樓開店有失拜望明日就使徒弟送茶來閑中請去

廟中坐一坐說罷宗明歸去了敬濟走到店中陸主管道裏邊住

的老韓請官人吃酒沒處尋正說着恰好八老又來請就請二位

主管相陪再無他客敬濟就同二主管走到裏邊房內蚤已安排

道官人慢坐小人櫃上看去起身去了敬濟半昔酒量不十分洪

飲又見主管去了開懷與韓道國三口兒吃了數盃便覺有些醉

將上來愛姐便問今日官人不回家去罷了敬濟道這咱晚了回

去不得明日起身去罷王六兒韓道國吃了一回下樓去了敬濟

向袖中取出五兩銀子遞與愛姐愛姐到下邊交與王六兒復上

來兩個交盃換盞倚翠偎紅吃至天晚愛姐卸下濃粧留敬濟就

在樓上閑兒裏歇了當下枕畔山盟會中海誓鶯聲燕語曲盡綢

繆不能悉記愛姐在東京蔡太師府中與瞿官家做妾曾扶持過

老太太也學會些彈唱又能識字會寫種乚可人伏稍敬濟歡喜

不勝就同六姐一般正可在心上又照金蓮筆墨以此與他盤桓

第一奇書

九十八回

九

屏又漫如是
共一一個有恥
也作此意

祖傳永鍾一
部

國前皮用何官人
然實乃作者
放此數姓之

一夜停眠罷宿免不的第二日起來得遲約飯時纔起來王六兒
安排些雞子肉圓子做了個頭腦與他扶頭兩個吃了幾盃煖酒
少頃主管來請敬濟那邊擺飯敬濟梳洗畢吃了飯又來辭愛姐
要回家去那愛姐不捨只顧拋淚寬寧相遇焉得脫身敬濟道我到家三五
日就來看你上休煩惱說畢當跟隨騎馬往城中去了一路上
分付小姜兒到家休要說出韓家之事小姜兒道小的知道不必
分付敬濟到府中只推店中買賣忙算了帳目不覺天晚歸來不
得歇了一夜交割與春梅利息銀兩見一遭也有三十兩銀子之
數回到家中又被葛翠屏暗話官人怎的外邊歇了一夜想必在
柳陌花街行踏把我丟在家中獨自空房就不思想來家補此定
一連留住陳敬濟七八日不放他往何下來店中只使小姜兒來

問主管討算利息主管一一封了銀子去人作他韓道國免不

得又交老婆王六兒又招個別的熟人兒西門或是商客來屋裡

走動吃茶吃酒這韓道國先前嘗着這個甜頭靠老婆衣飯肥家

況王六兒年紀雖半風韻猶存恰好又得他女兒來接代也不斷

絕這樣行業如今索性大做了當下見敬濟不求量酒陳三兒替

他勾了一個湖州販絲綿客人何官人來何官人自道國未入西

官人告方出道國此時復找何官人來請他女兒愛姐那何官

人年約五十餘歲手中有千兩絲綿綢貨物要請愛姐愛姐一

心想着敬濟推心中不快三回五次不肯下樓來急的韓道國要

不的那何官人又見王六兒長挑身材紫膛色瓜子面皮描的大

大水髻凝鄧上一雙星眼眼光如醉愛姐之眼正抹的鮮紅嘴唇

料此婦人一定好風情就留下一兩銀子在屋裡吃酒和王六兒
歇了一夜韓道國便躲避在外間歇了他女兒見做娘的留下客
只在樓上不下樓來自此以後那官人被王六兒搬弄得快活
兩個打得一似火炭般熱反觀沒三兩日不來與他過夜韓道
國也禁過他許多錢使這韓愛姐兒見敬濟一去十數日不來心
中思想挨一一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年未免害木邊之目出下之
心又是金蓮舊稿使八老往城中守備府中探聽看見小姜兒悄問他
官人如何不去小姜兒說官人這兩日有些身子不快不曾出門
回來訴與愛姐愛姐與王六兒商議買了一副鴿蹄兩隻燒鴨兩
尾鮮魚一盒酥餅在樓上磨墨揮筆寫封柬帖使八老送到城中

搖出屏來
豈少哉

沿街石臺基上只見伴當小姜兒出來看見八老你又來做甚麼
八老與他声喏拉在僻靜處說我特來見你官人送禮來了還有
話說我只在此等你也可通報官人知道小姜兒隨即轉身進去不
多時只見敬濟搖將出來那時約五月天氣暑熱敬濟穿着紗衣
服頭戴瓦楞帽涼鞋淨襪亦曾回憶雪天搖鈴否八老慌忙声喏說道官人
貴體好些韓愛姐使我稍一柬帖送禮來了敬濟接了柬帖說五
姐好麼八老道五姐見官人一向不去心中也不快在那里多上
覆官人幾時下去走走敬濟折開柬帖觀看上面寫着甚言詞

賤妾韓愛姐敬拜謹啓

情郎陳大官人 台下

濟者世
不少可仿

自別尊顏思慕之心未嘗少怠向蒙期約妾倚門凝望不見
降臨昨遣八老探問起居不遇而回聞知貴恙久安令妾空
懷悵望坐臥悶懣不能頓生兩翼而傍君之左右也君在家
自有嬌妻美愛又豈肯動念于妾猶吐去之果核也愛姐與
孝哥得
回結一百回內以此
一句蓋皆是復到也茲具腥盤茶盒數事少伸問安誠意幸
希笑納情照不宣
外具錦綉鴛鴦香囊一個青絲一縷

少表寸心雀管家妾在哉所以居財之鄉者多
不作回音也此等處也
仲夏念日賤妾愛姐再拜

把禮物看了柬帖并香囊香囊裡面安放青絲一縷香囊上扣着寄

與情郎陳君膝下八字係先摺了藏在袖中府旁側首有個酒店

令小美兒領八老同店內也遇西等我當同店與你分付小美兒
把禮物收進我房裡去你娘若問只說河下店主人謝家送的福

物小美不敢怠慢把四盒禮物放進去了敬濟走到書院房內稍

稍寫了回柬又包了五兩銀子到酒店內問八老吃了酒不會八

老道多謝官人好酒吃不得了起身去罷敬濟將銀子并回柬付

與八老說到家多也拜上五姐這五兩白金與他盤纏過三兩日

我自去看他八老收了銀柬一直去了敬濟回家走入房中葛翠

屏便問是誰家送來禮物敬濟悉言店主人謝胖子打聽我不快

送禮物來問安翠屏亦信其言兩口見計議交下鬘金銀兒拏盒

了拏了一隻燒鴨一尾鮮魚半副蹄子送到後邊與春梅吃說是

店主人家送的也不查問此事表過不題一路情事寫來如畫却
是為春梅送葬相遇地

步却說八老到河下天已晚了八門將銀柬都付與愛姐收了折

所連春梅
何為知
其地痛哭

開銀東燈下觀看上寫着道

愛弟陳敬濟頓首覆

愛卿薛五姐粧次向蒙會問又承厚款亦且雲情雨意衽席鍾愛無時少怠所云期望正欲趨會偶因賤軀不快有失卿之盼望又蒙遣人垂顧兼惠可口佳餚錦囊佳製不勝感激只在二三日間容當面布外具白金五兩綾帕一方少申遠芹之敬伏乞是幸是幸

敬濟再拜

愛姐看了見帕上寫着四句詩曰

吳綾帕兒織迴文

題贈濟寧書跡新

寄與多情韓五姐

偶借鸞鳳百年情

看畢愛姐把銀子信五兩白金收了于歡萬喜等候敬濟不在話下正是得意友交情不是負心人至話相投有詩爲証

唐紗窓下整箋封

一處雲鴻香氣濃

此回乃完陳敬濟一人之案其取禍被殺總是不肯改過故用以及多之則愛姐乃所以守節也且欲一部內之各色人等皆改過故又以愛姐結于此且下及于一百回總之作者著此一書以爲好色貪財之病下一大比火文也

劉二醉罵王六兒

張勝竊听陳敬濟

詞曰

白雲山紅葉樹間盡興亡一似朝還暮多少夕陽芳草渡潮落潮生還送入來去後院公途楊子路九折羊腸曾把車輪誤記得寒無嘶馬處翠管銀箏夜上歌樓曙不知是血是

右調蕤幕遮

話說陳敬濟過了兩日到第三日却是五月二十五日春梅生日
後廳整置酒館與他上賓大家歡樂了一日次日早晨敬濟說我
一向不曾往河下去今日沒事去走一遭一者和主管算帳二來
就避災暑走七便回春梅分付你去坐一乘轎子少要勞碌交兩
個軍牢抬着轎子小姜兒跟隨進往河下大酒樓店中來一路無
詞午後時分到了下轎進人裏面兩個主管齊來恭見說官人貴
體好些敬濟道生受二位懸計挂心他一心只在韓愛姐身上坐
了一回便起身分付主管查下帳目等我來算就轉身到後邊八
老又早迎見報與王六兒夫婦韓愛姐正在樓上凭欄盼望揮毫
作詩這懷忽報陳敬濟來了連忙輕輕蓮步款感湘裙走下樓來
母子面上堆下笑來如接親道官人貴人進見面那軍牢見了
到後邊里敬濟與母子作了揖同進入閣兒內坐定少頃王六兒
點茶上來吃畢茶愛姐道請官人到樓上奴房內坐敬濟上的樓
來兩個如魚得水似漆投膠無非說些深情密意的話兒愛姐硯
台低下露出一幅花箋敬濟取來觀看愛姐便說此是奴家盼你
不來作得一首詩以消遣悶懷恐污官人貴目敬濟念了一遍上
寫着

倦倚綉床愁懶動

閒垂錦帳髮鬟低

玉郎一去無消息

每日相思十二時

敬濟看了極口稱羨不已不一時王六兒安排酒肴上樓樓過鏡
架就擺在梳粧桌上兩個並坐愛姐篩酒一盃雙手遞與敬濟深
深道了萬福說官人一向不來妾心無時不念前八老來又多謝

其占金
其吃哂村
嘆

此洗手來了

金道士

盤纏舉家感之不盡敬濟接酒在手還了喏說賤疾不安有失期約姐上休怪酒盡也篩一盃敬奉愛姐吃過兩人坐定把酒來斟王六兒韓道國上來也陪吃了幾盃各取方便下樓去了教他二人自在吃几盃敘些闊別話兒良久吃得酒濃時情興如火免不得再把舊情一敘交歡之際無恨恩情穿衣起來洗手更酌又飲數盃醉眼朦朧餘興未盡這小郎君一向在家中不快又心在愛姐一回未與渾家行事今日一旦見了情人未肯一次卽休正是生死冤家五百年前撞在一處敬濟魂靈都被他引亂少頃情實復起又幹一度總爲死期一引自覺身體困倦打熬不過午飯也沒吃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也是合當禍起不想下邊販絲綿何官人來下

王六兒陪他在樓下吃酒韓道國出去街上買菜來三人又吃了幾

盃約日西時分只見酒家店坐地虎劉二吃的酩酊大醉解開衣

衫露出一身紫肉提看拳頭走來酒樓下大叫又是劉二情也與上文通對作章法

探出何蠻子來說的兩個主管見敬濟在樓上睡熟他聽見慌忙

走出櫃來向前告喏說道劉二哥哥何官人並不曾來這劉二那里

依听大拔步撞入後邊韓道國屋裏一手把門簾扯去半邊看見

何官人正和王六兒並肩飲酒心中大怒便罵何官人賊狗男女

我拿你娘今日之官人卽昔日之道那里沒尋你却在這里你在

我店中占着兩個份頭幾遭歇錢不與又踢下我兩個月房錢却

來這里養老婆那何官人忙出來道老二你休怪我去罷那劉二

罵道去一字如你這狗合的不防聽的一拳來正打在哪官人面

上登時就青腫起來。那何官人也不顧巡奪門跑了。劉二將王六兒酒桌一脚登翻。家活都打了。王六兒便罵道：「是那裏少死的賊，殺才無事來，老娘屋裏放屁。」老娘不是耐驚耐怕兒的人。有敬齊故也被劉二向前一脚踩了個仰八叉，罵道：「我合你淫婦娘。」今日之六兒即昔日之金寶也。敬濟安得不惱？你是那裏來的無名少姓私菓子，不來老爺手里報過，許你在這酒店內趁熟還與我搬去。若搬遲，須吃我一頓好拳。頭那王六兒道：「你是那裏來的光棍，搗子老娘就沒了親戚兒。」有敬齊故也許你便來欺負老娘，要老娘這命做甚麼？一頭撞倒哭起來。劉二罵道：「我把淫婦腸子也踢斷了，你還不知老爺是誰哩。」這裏喧亂兩邊鄰舍井街上過往人登時圍看，約有許多有知到的旁邊人說：「王六兒你新來不知他是守備老爺衙門中管事。」

酒客的領袖你讓他些兒罷休，要不知利害。這地方人誰敢惹他？王六兒道：「還有大似他的。」王六兒道：還有大似他的。揀這殺才做甚麼。固自有敬齊在也。陸秉義見劉二打得兇，和謝胖子做好做歹，把他勸的去了。陳敬濟正睡在床上，聽見權下嚷亂，便起來看時，天已日西時分，問那裏嚷亂。那韓道國不知走的往那裏去了。只見王六兒披髮垢面上樓如此。這般告訴說那裏走來一個殺才，搗子誣名喚坐地虎劉二，在酒家店住，說是咱府里管事。張虞侯小舅子因尋酒各無事，把我踢打罵我，恁一頓去了。又把家活酒器都打得粉碎，一面放聲大哭。起來敬濟就叫上兩個主管去問。問者非不信六兒蓋欲問明劉二也兩個主管隱瞞不住，只得說是府中張虞侯小舅子劉二來這裏尋何官人討

房錢見他在屋裏吃酒不繇分說把簾子扯下半邊來打了何官
人一拳說的何官人跑了又和老韓娘子兩個相罵踢了一交烘
的滿街人看敬濟听了便曉得是前番做道士被他打的劉二了
所以必問二主管欲要聲張又恐劉二潑皮行兇一時問他不過恐出前
又見天色晚了因問劉二那厮如今在那里主管道被小人勸他
回去了敬濟安撫王六見道你母子放心有我哩不妨事你母子
只請住着我家去自有處置主管算了利錢銀兩通與他打發起
身上轎伴當跟隨剛趕進城來天已昏黑心中好惱到家見了春
梅交了利息銀兩歸入房中一宿無話到次日心已念他要告春
梅說展轉尋思且住等我慢上尋張勝那厮幾件破綻亦發叫我
姐也對老爺說了斷送了他性命不如此時耐這厮幾次上我

正是

冤仇還報當如此

機會遭逢真遠矣

踏破缺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一日敬濟來到河下酒店內見了愛姐母子說外日吃驚又問陸
主管道劉二那厮可曾走動陸主管道自從那日去了再不曾來
又問韓愛姐那何官人也沒來行走愛姐道也沒曾來這敬濟吃
了飯算畢帳目不免又到愛姐樓上兩個敘了回衷腸之話幹訖
一度出來因閣中叫過量酒陳三兒近前如此這般打聽府中張
勝和劉二幾庄破綻這陳三兒千不合萬不合說出張勝包佔着
府中出來的雪娥在酒家店做表子所以必寫雪娥為媚接張勝
等事益總為死敬濟故耳

雪娥為死
所敬也乃罵
於不斷耳

劉二又怎的、各處巢窩、加三討利、舉放私債、還着老翁名壞事、這
敬濟聽記在心、又與了愛姐二、三兩盤纏、和主官算了帳目、包了
利息銀兩、作別騎頭口來家、閑話休題、一向懷意在心、一者也是
冤家相湊、二來合當禍起、不料東京朝中徽宗天子、見大金人馬
犯邊、搶至腹內地方、告急十分緊急、天子慌了、與大臣計議、差官
往北國講和、情願每年輸納歲幣金銀彩帛數百萬、一面傳位與
太子登基、改宣和七年、爲靖康元年、宣帝號爲欽宗皇帝、在位徽
宗自稱太上道君皇帝、退居龍德宮、朝中陞了李綱爲兵部尚書、
分部諸路人馬、神師道爲大將、總督內外軍務、一日降了一道勅
書來濟南府、陞周守備爲山東都統制、提調人馬一萬、前往東昌
府、駐扎會同巡撫都御史張叔夜、防守地方、阻當金兵、守備領了
勅書、不敢怠慢、一面叫過張勝、李安、兩個虞候、近前分付、先押兩

車箱、駢行李細軟器物家去、原來在濟南做了一年官、也撰得巨
萬金銀、都裝在行李駢箱內、委托二人押到家中、交割明白、晝夜
巡風仔細、我不日會同你巡撫張爺、調領四路兵馬、打清河縣起
身、二人當日領了鈞旨、打點車輛、起身先行、一路無詞、有日到於
府中、交割明白、二人晝夜內外巡風、先放此不在話下、却說陳敬
濟見張勝押車輛來家、守備陞了山東統制、不久將到、正欲把心
腹中事、要告訴春梅等、守備來家、發露張勝之事、不想一日、因渾
家葛翠屏往娘家回門、住去了、他獨自個在西書房寢歇、春梅暮
進房中、他看見無了鬢、跟隨兩個、就解衣在房內雲雨、做一處不
防、張勝搖着鈴巡風、過來到書院角門外、聽見書房內彷彿有婦

人笑語之聲，就把鈴聲按住，慢走來窗下竊聽。原來春梅在裏面與敬濟交姁，聽得敬濟告訴春梅說：「耐耐張勝那厮好生欺壓於我，說我當初虧他尋得來，幾次在下人前敗壞我。昨日見我在河下開酒店，一徑使小舅子坐地虎劉二來打我的酒店，把酒客都打散了。」專一倚逞他在姐夫麾下，在那里開窠窩放私債，又搥雪娥隱占在外姦宿。以此一語使春梅固住手，不得而張勝亦住手，不得也。只瞞了姐。一人眼目，我幾次含忍，不敢告姐。說趙姐夫來家，若不早說，知往後我定然不敢往河下做買賣去了。春梅聽了，說道：「這厮恁般無禮，雪娥那賤人我賣了，他如何又留住在外敬濟道，他非是欺壓我就是欺壓姐。」一般春梅道：「等他爺來家，交他定結果了。」這厮

常言道：『道者道，真者真。』耳忽外豈無人兩個只管在內說，却不知張勝

我先算計了他罷。一面撇下鈴，走到前邊班房內，取了把解腕鋼

刀，說時遲，那時快，在石上磨了兩磨。便甚走入書院中來，不想天

假其便，還是春梅不該死於他手。若便結果春梅後文，愛姐諸人總難收煞矣。忽被後

邊小丫鬟蘭花兒慌忙走來，叫春梅報說：「小衙內金哥兒忽然風

搖倒了，快請奶兒看去。」說的春梅兩步做一步走，奔人後房中看

孩兒去了，剛進去了，那張勝提着刀子，連奔到書房內，不見春梅，

只見敬濟睡在被窩內，見他進來，叫道：「呵呀，你來做甚麼？」張勝怒

道：「我來殺你。」四字妙答天下未你如何對淫婦說，倒要害我。我尋

得你來，不是反了恩將仇報，當言黑頭虫兒不可救，亡之就要吃

人肉，休走吃我一刀子。今年今日是你死忌，那敬濟光赤條身子

送送入宴

沒處躲只攙着破吃他拉被過一邊寫得活現向他身就扎了一刀子

刺原身

來扎着軟肋鮮血就邈出來寫得活現這張勝見他掙扎復

如然而必

又一刀去攙着胃脘上動輒不得了一面揉着頭髮把頭割下來

生而安如

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可憐敬濟青春不上三

移我入府

九死于非命張勝提刀進屋裏床背後尋春梅不見大坡步逕望

必然而必

後廳走也到儀門首只見李安背着牌鈴在那里巡風所以先捕

能生而必

張李一見張勝兇神也似提着刀跑進來便問那里去張勝不答

則看官查

只顧走被李安攔住張勝就向李安戮一刀來李安冷笑說道我

情由出于

叔上有名山東夜叉李貴我的本事不用借寫玉樓前已伏此人

情由出于

李安而在真定棗強早飛起右脚只聽武楞的一声把手中刀子

情由出于

之可貴可安之理也

明示豈可

入內小的拿住了那春梅方救得金哥甦醒聽言大驚失色走到

天離而不畏

書院內見敬濟已被殺死在房中一地鮮血長流不覺放聲大哭

寺畜類不如

一面差人報知渾家葛翠屏慌奔來家看見敬濟殺死哭倒在地

立能逃出殺

不省人事寫翠屏正映被春梅挾叫甦省過來拖過屍首買棺材

何作放

裝殮把張勝寄鎖在監內軍等統制來家處治這件事那消數日

極難放一書

只見軍情事務緊急兵牌來催促周統制問元各路兵馬張巡撫

不關緊要

又早先往東昌府那里等候取齊統制到家春梅把殺死敬濟一

耳

節說了李安將兇器放在面前跪稟前事統制大怒坐在廳上提

打死隨馬上差旗牌快手往河下捉拏坐地虎劉二鎖解前來孫

第一奇書

九十九回

敬濟事

者大章

何則敬濟

批入妻稱

被雪機

逐出仍被

勝扣回方

而不拆妻極

秀一人被

等畜生作

不成個人了

二批來此因

微之中致

雪娥見孖了劉二恐怕孖他走到房中自縊身死結雪娥夫敬濟已死要雪娥何

爲人切莫用欺心

舉頭三尺有神明

若還作惡無報應

天下兇徒人食人

當時統制打死二人除了地方之害分付李安將馬頭大酒店還歸本主如此結酒店寫把本錢收算來家分付春梅在家與敬濟修齋做七打發城外永福寺葬埋惟敬濟金蓮直人留李安周義看家把周志周仁帶去軍門答應春梅晚夕與孫二娘置酒送餞

守孩兒不必憂念我既受朝廷爵祿盡忠報國至於吉凶存亡付之天也不謂此書并囑付畢過了一宿次日軍馬都在城外屯集等候統制起程一路無詞有日到了東昌府下統制差一面令字

藍旗打報進城巡撫張叔夜聽見周統制人馬來到與東昌府知府達天道出衙迎接至公廳敘禮坐下商議軍情打听消息緊慢駐馬一夜次日人馬早行往關上防守去了不在話下却表韓愛

姐母子在謝家酒店中聽見敬濟已死愛姐晝夜只是哭泣茶飯都不吃一心只要往城內統制府中見敬濟屍首一見死也甘心此等艾火可炙金蓮對父母旁人百般勸解不從韓道國無法可處使人老往統制府中打听敬濟靈柩已出了殯埋在城外永福

一樣可矣

報周家祖
德耳豈非作
章法乎

婦哭奸夫
災靈令

解

伴當若于
未看見况
各又是善梅
國文何

此時竟了罵
此時並恨
六兒乎

代回家去乃
人情之外又
可笑云云

大初昏之文
官家者並
是偷姦子

尚不同成何
災病身我
此等批

寺內這八老走來回了話愛姐一心只要到他墳上燒帛哭一場也是和他相交一場做父母的只得依他僱了一乘轎子到永福寺中間長老葬于何處長老令沙彌引到寺後新墳堆便是這韓愛姐下了轎子到墳前點着紙錢道了萬福叫吉親即我的哥也是敬濟哭奴是指望和你同偕到老誰想今日死了放声大哭金蓮一樣奴是指望和你同偕到老誰想今日死了放声大哭的昏暈倒了頭撞于地下就死過去了此等文火可炙金蓮燒死了韓道國和王六兒向前扶救叫姐七叫不應越發慌了不想那日正是葬的三日春梅與渾家葛翠屏坐着兩乘轎子伴當跟隨抬三牲祭物來與他煖墓燒帛看見一個年小的婦人穿着縞素頭戴孝髻哭倒在地一個男子漢和一中年婦人樓抱他扶起來又倒了寫哭如不自人事吃了一驚因問那男子漢是那裏的這

孩了兒韓愛姐春梅一聞愛姐之名就想起昔日曾在西門慶家中會過又認得王六兒韓道國悉把東京蔡府中出來一節說了一遍女孩兒會與陳官人有一面相交不料死了他只要來墳前見他一見燒帛錢想不到這裏又哭倒了當下兩個救了半日這愛姐吐了口粘痰方纔甦省尚哽咽哭不出聲來痛哭了一場起來與春梅翠屏捧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說道奴與他雖是露水夫妻他與奴說山盟言海誓情深意厚實指望和他同偕到老此等文火可炙金蓮燒死可災一部淫誰知天不從人願一旦他先死了撇得奴四脯着地婦淫聲等病誰知天不從人願一旦他先死了撇得奴四脯着地他在日曾與奴一方吳綾帕兒上有四句情詩知道宅中有姐七奴願做小倘不信向袖中取出吳綾帕兒來上面寫詩四句春梅

此段
極打
三
六

文字與人情
不相對乃作
筆也

同葛翠屏看了詩云

吳綾帕兒織迴文

洒翰揮毫墨跡新

寄與多情韓五姐

永諧鴛鴦昔年情

身恥淫婦

貌不如者批

以為艾火

若千懷症

理想樣皮

以少為多

系亂多笑

士謀狗真是

通奸尚款以

言以活辱先

其貞潔節

乃作者之罪

書者須當

罵周秀有何

至此哉

愛姐道奴也有個小七鴛鴦錦囊與他佩帶在身那上面都扣繡
着並頭蓮每朵蓮花片兒一個字兒寄與情郎陳君膝下

一部送物 春梅便問翠屏怎的不見這個香囊翠屏道在底襖子

上忙着奴替他裝殮在棺槨內了當下祭畢議他母子到寺中擺

茶飯勸他吃了些王六兒見天色將晚催促他起身他只顧不思

動身一面跪着春梅葛翠屏哭說奴情愿不歸父母同姐七守孝

寡居明日死傍他魂靈也是奴和他恩情一場說是他妻小說着

那候如湧泉此等艾火大可炙一部翠屏只顧不言春梅便說我

上說那里話奴既為他雖刻目斷鼻也當守節誓不再配他人此

艾火可炙一切奸夫淫婦囑付他父母你老公婆回去罷此等艾

火臣賊子盜殺邪淫等病囑付他父母你老公婆回去罷此等艾

痴愚等病我跟奶七和姐七府中去也那王六兒眼中垂淚哭道

我承望你養活俺兩口兒到老終從虎穴龍潭中奪得你來今日

倒閃賺了我那愛姐口裏只說我不去了你就留下我到家也尋

了無常那韓道國因見女孩兒堅意不去和王六兒大哭一場洒

淚而別回上臨清店中去了這韓愛姐同春梅翠屏坐轎子往府

里來那王六兒一路上悲切切只是捨不的他女兒哭了一場

又一場又為湖州那韓道國又怕天色晚了顧上兩疋頭口望前

第一奇書

九十九回

二

馬遲心急路途窮

身似浮萍類轉蓬

只有都門樓上月

照人離恨各西東

作者與周氏之仇勝於西門多矣何則觀
西門之通事其子並無淫恥之污觀周氏
之事子並無其家教之其罵之深且怵
也此其又如此混批何必

九十九回終

第一百回

此回爲萬壑歸源之海也看他偏有閒筆將王六兒安放湖
洲然後接一李安意何以寫李安哉蓋作者雙結春梅玉樓
見春梅雖風光占盡知不如玉樓之淡薄于真定之中而依
理爲安也看他以飛天夜叉李貴隨李衙內之旁而李安拿
張勝自云李貴是其叔而今乃避春梅以往投之凡三用筆
而可知也夫幸而處亂世之中不爲市井所污一旦明心見
理得安于真定之天以遠此趨炎之誚則惟于理爲依是我
之所安也故玉樓爲杏之名家于真定不趨嚴州而李安又
往投之也一篇淫慾之書不知却句句是性理之談真正道
書也世人自見爲淫慾耳今經于此後再看便不是真正道

雪之清也
有過焉
此書也
上樓罵
者不可也
故不贅
宜

學不憂有之也。淫書云乎哉。

夫賣玉簪不求名也。甘受進門之辱。能耐時也。抱恙含酸。能知几也。以李為歸。依于里也。不住嚴州。不趨炎也。家于真定。見道的而堅立不移。城東強縣。理強恕而行。無敢怠也。義恤貧兒。處可樂道。好禮出能。乘時為治。施吾義以拯民命于水火也。以鳩兒孝哥結者。孝弟乃為仁之本也。幻化孝哥。永錫爾類也。凡此者。杏也。幸也。幸我道全德立。且苟全性命於亂世之中也。以視奸淫世界。吾且日容與于奸夫淫婦之旁。爾焉能免我哉。吁。此作者之深意也。誰謂金瓶一書不可作理。書觀哉。吾故曰玉樓者。作者以之自喻者也。批此必有如王樓在意中也

因春梅而遺臭也。周仁舟入也。周忠周中也。惟周義一義渡之舟。凡人可上。隨處可留。喻春梅之狼籍不堪。以至于死也。且喻美舟隨流而去。無所抵止。以喻一部中之人。紛已紆紆于苦海波中。愛河岸畔。不知回頭。留住盡舫。以作寶筏止知於乎中流。隨其所止。以沉沒而後已。故普靜座前必用周義之魂。往生為高留住兒。但願世人一當留住。以登彼岸。不枉了作者于愛河岸邊。搗此一百回鬼。也是故以愛姐遇二鴛鬼。同往湖州何官人家。見王六兒守節者。自言作金瓶梅之意。千古痴人。誰能為作者一驗其筆花也哉。
一部炎涼奸淫文字。乃結以解冤一篇。言動念便是財色。財色便有冤家也。

巨哥之孽報同孝母之幻化見官多有孽孝可通神也
一百明珠結入雲指揮夢裡見我之雲中指示入夢在此一
百回書而人之讀我一百回書乃如在雲中夢中未必能知
我之苦心也

以玳安養月娘又言危殆而當求安也

月入雲中萬事空矣宜乎俱入空色之悟

西門復變孝哥孝哥復化西門總言此身虛假惟天性不變
其所以爲天性至命者孝而已矣嗚呼結至孝字至矣哉大
矣哉凡有小說復敢之與爭衡也乎故周貧磨鏡一回乃是
天地同一孝思而共照于民胞物與之內也

玉皇廟發源言人之善惡皆從心出永福寺收煞言生我之
門死我戶也

韓愛姐抱月琴方知玉樓會月琴與翡翠軒葡萄架彈月琴
之妙蓋一線全穿玉樓是本能勤歲月者愛姐是沒奈何改
過者瓶兒金蓮是不能向上又不知改過者也又一部書皆
是阮郎之淚然則抱阮當痛絕千古而著此書歟第一回弟
兄哥嫂以弟字起一百回幻化孝哥以孝字結始悟此書一
部奸淫情事俱是孝子悌弟窮途之淚夫以孝弟起結之書
謂之曰淫書此人真是不孝弟噫今而後三復斯義方使作
者以前千百年以後千百年諸爲人子弟者之作者爲孝弟
說法干濁世也

韓愛姐路遇二場鬼

黃師幻化孝哥兒

詩曰

舊日豪華事已空

銀屏金屋夢魂中

黃盧晚日空殘壘

碧草寒烟鎖故宮

隧道魚燈油欲盡

粧臺寫鏡匣長封

憑誰話盡興亡事

一袖閒雲兩袖風

話說韓道國與王六兒歸到謝家酒店內無安兒道不得個坐吃

山崩使陳三兒去又把那何官人勾來賴上那何官人見地方中

沒了劉二除了一害依舊又來王六兒家行走和韓道國商議你

你兩口跟我往湖州家去罷省得在此做這般道路韓道國

人下顧可知好哩一日賣盡了貨物討上除帳領了船同王六兒

跟往湖州去了不題却表愛姐在府中與葛翠屏兩個持貞守節

姊妹稱呼甚是合當日裏與春梅做伴兒在一處那時金哥兒

大了年方六歲孫二娘所生玉姐年長十歲相伴兩個孩子便沒

甚事做誰知自從陳敬濟死後守備又出征去了這春梅每日珍

饈自味綾錦衣衫頭上黃的金白的銀圓的珠光照的無般不有

只是晚夕難禁獨眠孤枕慾火燒心因見李安一條好漢只因打

殺張勝巡風早晚十分小心一日冬月天氣李安正在班房內上

宿忽聽有人敲後門忙問道是誰只聞叫道你開門則個李安連

忙開了房門却見一個人搶入來閃身在燈光背後李安看時却

認的是養娘金匱。李安道養娘你這咱晚來有甚事。金匱道：不是我私來裏邊奶上差出我來的。李安道：奶上教你來怎的。金匱笑道：你好不理會得。看你睡了不曾，叫我取一件物事來與你。向肯上取下一包衣服，把與你。包內又有幾件婦女衣服，與你。娘前日多累你押解老爺行李車輛，又救得奶上一命，不然也吃張勝那厮殺了。說畢，留下衣服出門走了兩步，又回身道：還有一件要緊的，又取出一錠五十兩大元寶來，撇了。李安自去了。當夜躊躇不次，次早起來，選拿衣服到家。與他母親，孝子行做娘的問道：這東西是那里的。李安把夜來事說了一遍。孝子心做母的所言叫苦。賢母口方當初張勝幹壞事，一百棍打死他。今日把東西與你，成個做娘的。我今六十以上年紀，自從沒了你爹，上滿眼只看

的三字有

口風

白祥家笑

上樓怎麼
愈高所
說也冷

着休成一片直是千秋疾血。若是做出事來，老身難明早便不要去了。賢母口口真是秋。李安道：我不去，他便人來叫，如何答應。婆上說：我只說你感冒風寒，病了。李安道：終不成不去。意老爺不見，雌麼做娘的便說你。且投到你叔上。山東夜叉李貴那里住上幾個月，或再看事故何如。必欲使李安往依李貴，一片天理。這李安終是個老順的男子，就依着娘的話，收拾行李往青州府投他叔上。李貴去了，真是神龍跡。春梅以此見李安不來，三回五次使小伴當來叫。婆婆初時答應家中染病，次後見人來驗看，纔說往原籍家中討盤纏去了。這春梅終是惱恨在心，不題。時光迅速，日月如梭，又早臘盡陽回，正月初旬天氣，統制領兵一萬一千在東昌府屯住，已久。使家人周忠稍書來家，教搬取春梅孫二娘。

七有瘋病

并金哥王姐家小上車止留下周忠東庄上請你二爺看守宅子
處上為二場鬼生色方為孝原來統制還有個族弟周宜在庄上
即為弟作者真有餘病在心住周忠在府中與周宜葛翠屏韓愛姐看守宅子周仁與眾軍牢
保定車輛往東昌府來此一去不為身名離故上爭知此去少回
程有詞一篇單道周統制果然是一員好將材當此之時中原蕩
掃志欲吞併但見車馬此人作此將周杜痛罵耳

四方盜起如屯蜂

狼烟烈焰薰天紅

將軍一怒天下安

跳梁掃蕩盡從風

一曰一馬一車一馬一車一馬一車公事忘私愿已久

此身許國不知有

金戈抑日酬戰征

麒麟圖盡功為首

應門關外秋風烈

戲衣披張臥寒月

汗馬率勦二十年

贏得班超異如雪

天子明見萬里外

幾番勞動來旌書

肘懸金印大如斗

無負堂堂七尺軀

有日周仁押家眷車輛到於東昌統制見了春梅孫二娘金哥王
姐眾丫鬟家小都到了一路平安心中大喜就在統制府衙後廳
居住周仁悉把東庄上請了二爺來宅內同小的老子周忠看守
宅舍說了一遍周統制又問怎的李安不見春梅道又題甚李安
那厮我因他捉獲了張勝好意賞了他兩件衣服與他娘穿他到
晚夕巡風進入後廳把他二爺東庄上收的子粒銀一包五十兩
放在明間卓土倫的去了幾番使伴當叫他只是推病不來落後
又使叫去他躲的土青州原籍家去了統制便道這厮我倒看他

原來這等無恩等我慢上差人拏他去如此結李安真這春梅也

不題起韓愛姐之事過了幾日春梅見統制日逐理論軍情幹朝

廷國務焦心勞思日中尚未服食至於房幃色慾之事久不沾身

因見老家人周忠次子周義野渡無人忽逢義舟年十九歲生的

眉清目秀眉來眼去兩個暗地私通就拘搭了朝朝暮暮兩個在

房中下棋飲酒只瞞過統制一人不知一日不想北國大金皇帝

成了遼國又見東京欽宗皇帝登基集大勢甲兵分兩路寇亂中

原大元帥粘沒喝領十萬人馬出山西大原府并逕道來搶東京

副帥幹離不繇檀州來搶高陽關邊兵抵擋不住慌了兵部尚書

李綱大將种師道星夜火牌羽書分調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關東

東西分六路統制人馬各要他防寸戰彼耶時快西劉廷更領

延緩之兵關東王稟領分紿之兵河北王煥領魏博之兵河南辛

與宗領彰德之兵山西楊惟忠領澤潞之兵山東周秀領青兗之

兵六路易得一却說周統制見大勢甲兵來搶邊界兵部羽書火

牌星火來連忙整率人馬全裝披挂兼道進兵比及哨馬到高陽

關上金國幹離不的人馬已搶進關來殺死人馬無數正值五月

初旬黃沙四起大風迷目統制提兵進趕不防被幹離不兜馬反

攻沒鞦一箭正射中咽喉墮馬而死聚番將就用鈞索搭去被這

邊將士向前僅搶屍首馬載而還所傷軍兵無數可憐周統制一

且陣亡亡年四十七歲與西門死正是忘家為國忠良將不辨賢

愚血染沙古人意不盡作詩一首以嘆之曰

勝敗兵家不可期

安危端自命為之

出師未捷身先喪

落日江流不勝悲

巡撫張叔夜見統制沒于陣上，連忙鳴金收軍，登點被傷士卒，退守東昌。星夜奏朝廷，不在話下。部下士卒，截屍首還到東昌府。春梅合家大小號哭，動天合棺木盛殮，交割了兵符印信。又一段一

淒涼

日看梅與家人周仁發喪，載靈柩歸清河縣。不題話分兩頭。單表葛翠屏與韓愛姐自從春梅去後，兩個在家清茶淡飯，守節持貞。過其日月，正值春盡夏初，天氣景物鮮明。日長針指困倦，姊妹二人閑中徐步到西書院花亭上，見百花盛開，鶯啼燕語，觸景傷情。葛翠屏心還坦然，這韓愛姐一心只想念陳敬濟，凡事無情無緒，睹物傷悲，不覺潸然淚下。姊妹二人正在悲悽之際，只見二爺周宣走來勸道：「你姊妹兩個少要煩惱，須索解懷。我連日做過夢，見一些不吉夢，見一張弓挂在旗竿上，旗竿折了，不知是凶是吉。」

又映韓愛姐道：「倒只怕老爺邊上有些說話，正在猜疑之間，忽見家人周仁挂着一身孝，慌忙走來報道：『禍事！』老爺如此這般。」

五月初七日，在邊關上陣亡了。大奶子、二奶子家眷載着靈柩都來了。慌了二爺周宣，別人不知收拾打掃前廳，停放靈柩，擺

下祭祀，合家大小哀號起來。一面做齋，舉七僧道念經。金哥玉姐披麻帶孝，客往來擇日出殯，安葬於祖塋，但不必細說。話說二爺周宣引首六歲金哥兒，行文書申奏朝廷，討祭葬，襲替祖職。朝廷明降兵部覆題引奏已故統制周秀奮身報國，歿於王事，忠勇可喜。比西門

遣官鬼哭一壇，墓頂追封都督之職。伊子照例優養，出幼襲替祖職。這春梅在內，頤養之餘，滿情愈盛，常留周義在香

閣中鎖日不出朝來暮往淫慾無度生出骨蒸癆病症逐日吃藥減了飲食消了精神體瘦如柴而貪淫不已一日過了他生辰到六月伏暑天氣早晨晏起不料他樓着周義在床上一泄之後鼻口皆出冷氣淫津流下一窪口就嗚呼哀哉死在周義身上亡年二十九歲結春悔必使春悔如此死者益欲這周義見沒了氣兒就慌了手足向箱內抵盜了些金銀細軟帶在身邊逃走在外了叢養娘不敢隱匿報與二爺周宣得知把老家人周忠鎖了扣着西門貪慾喪命一對作章法也一尊周義可霎作怪正走在城外他姑娘家投住一條索子拴將來已知其情恐揚出醜去金哥久後不可襲職掣到前廳不認分說打了四十大棍即時打死把金哥與孫二娘看着一面發喪於

祖塋與統制合葬畢房中兩個養娘并海棠月桂都打發各尋後

向嫁人夫了止有葛翠屏與韓愛姐再三勸他不肯前去一日不想大金人馬搶了東京汴梁太上皇帝與靖康皇帝都被擄上北地去了中原無主四下荒亂兵戈匝地人民逃竄黎庶有塗炭之哭百姓有倒懸之苦大勢甲兵已殺到山東地界民間夫逃妻散鬼哭神號父子不相顧有月娘上邊在葛翠屏已被他娘家領去又去一只合如此結前興各逃生命止丟下韓愛姐無處依倚不免收拾起愛姐臨清之意行裝穿着隨身慘淡衣衫出離了清河縣前往臨清找尋他父母到臨清謝家店上也也關閉主人也走了不想撞見陳三兒三兒說你父母去年就同了何官人往江南湖州去了這韓愛姐一路上懷抱月琴唱小詞曲所以云玉樓抱阮來愛姐抱阮去千里金針途往前抵尋父母隨路飢冷渴飲夜住曉行忙也如喪家之犬急

校少婦女
行千里之外
一個歹人
乃是聖
世之難有
也又令人難

急似漏網之魚弓鞋又小萬苦千辛行了數日來到徐州地方天色晚來投在孤村裏面一個婆子年紀七旬之上正在灶上杵米造飯這韓愛姐便向前道了萬福告道奴家是清河縣人氏因為荒亂前往江南投親不期天晚權借婆子這里投宿一宵明早就行房金不少那婆子看這女子不是貧難人家婢女生的舉止典雅容貌非俗因說道既是投宿娘子請炕上坐等老身造飯有幾個挑河夫子來吃那老婆子炕上柴灶登時做出一大鍋裡稻裡荳子乾飯又切了兩大盤生菜撮上一包鹽酒一部飲饌只見幾個漢子都蓬頭情腿裙褲兜襠腳上黃泥一部裝飾體態如此結進來放下鐵鏟便問道老娘有飯也未婆子道你每自去盛吃當下各取飯菜四散正吃只見內一人約四十四五年紀藍面黃衫便問道這

炕上坐的是甚麼人婆子道此位娘子是清河縣人氏前往江南

難中一過抱
相哭方露出
何來也

正其名分實是
口以此為文火

尋父母去天晚在此投宿那人便問娘子你姓甚麼愛姐道奴家姓韓我父親名韓道國那人向前扯住問道姐也你不是我姪女韓愛姐麼那愛姐道你倒好似我叔子韓二兩個抱頭相哭做一處此又真正冷遇也讀者因問你爹娘在那里你在東京如何至此這韓愛姐一五一十從頭說了一遍因我嫁在守備府裡丈夫沒了愛姐反是如此正其名就守寡到如今我爹娘跟了何官人往湖州去了我要我尋去荒亂中又沒人帶去胡亂單身唱詞覓些衣食前去不想在這里撞見叔子金蓮之叔也何如那韓二道自從你爹娘上東京我沒營生過日把房兒賣了在這里挑河做夫子每日覓碗飯吃既然如此我和你往湖州尋你爹娘去愛姐

也死了等
屬敗筆

道若是叔已同去可知好哩。當下也盛了一碗飯與愛姐吃。愛姐吧了一口見粗飯不能咽只呷了半碗就不吃了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天明衆夫子都去了。韓二交納了婆子房錢領愛姐作辭出門望前途所進。那韓愛姐本來嬌嫩弓鞋又小身邊帶着些細軟釵梳都在路上零碎盤纏將到淮安上船遙望江南湖州來。非止一日孤尋到湖州何官人家尋着父母相會見了。今日愛河一片須細思其在愛河中揭見胡調均屬寓言。不想何官人已死欲多好注之病也。故必至湖州字意又可思。家中又沒妻小止是王六兒一人丟下六歲女兒有幾頃水稻田地。不上一年韓道國也死了。王六兒原與韓二舊有搭兒就配了小叔種田過日。那湖州有富家子弟見韓愛姐生的聰明標致都來求親。韓二再三叫他嫁人。愛姐割髮毀目出家爲尼姑誓不再配他人。婦也一部好淫須如此針灸。後年至三十一歲以疾而終。正是

終正是

貞骨二字作者該打戒尺更談打
貞骨未歸三尺土 怨魂先徹九重天

後韓二與王六兒成其夫婦請受何官人家業田地不在話下。却說大金人馬搶過東昌府來看。到清河縣地方只見官吏逃亡城門盡閉人民逃竄父子流亡。但見烟塵四野日蔽黃沙封豕長蛇互相吞噬龍爭虎鬥各自爭強。一篇戰場文却是十兄弟金蛇蟻皂幟紅旗布滿郊野男啼女哭萬戶驚惶強軍猛將一似蟻聚蜂屯短劍長鎗好似森林密竹一處七死屍朽骨橫三豎四一攢攢折刀斷鎗七斷八截個七携男抱女家七閉戶閉門十室九室不顧鄉村城郭狼奔鼠竄那存禮樂衣冠。先揮數句接正是得多

官人紅袖泣

三十白衣行

此捨了給
罷可笑

那時吳月娘見番兵到了家上，都閉鎖門戶，亂竄逃去，不免也打

此非牆頭之物，至此不捨。月娘自是僧尼一流。

那時吳大

舅已死，止同吳二舅、武安、小玉領着十五歲孝哥兒，把家中前後

本不遠

都倒鎖了，要往濟南府投奔雲理守，一來避兵，二者與孝哥完就

親事。一路上只見人人荒亂，個個驚駭，可憐這吳月娘，穿着隨身

衣裳，和吳二舅、男女五口，雜在人隊裏，挨出城門，到于郊外，往前

奔行，到於空野十字路口，是可以為尋為逆之地，只見一個和尚，身披紫褐

袈裟，手執九環錫杖，腳蹬芒鞋，肩上背着條布袋，上內裏着經典，

大移步迎將來。與月娘打了個問訊，高聲大叫道：「吳氏娘子，你到

那里去？」還與我徒弟來喇的。月娘大驚失色，說道：「師父，你問我，我

甚麼徒弟？那和尚又道：「娘子，你休推睡里夢哩。你曾記的十年前

在岱岳東峰，被殷天錫趕到我山洞中投宿，我就是那雪洞老和

尚，法名普靜。你許下我徒弟，如何不與我？吳二舅便道：「師父出家

人如何不近道？此等荒亂年程，亂竄逃生，他有此孩兒，久後還要

接代香火，他肯捨與你出家去？」和尚道：「你真個不與我去？」吳二舅

道：「師父，你休閑說，誤了人的去路。後面只怕兵馬來到，朝不保暮，

和尚道：「你既不與我徒弟，如今天色已晚，也走不出路去。金人就

來，也不到此處。你且跟我到這寺中歇一夜，明早去罷。」吳月娘問

師父是那寺中？那和尚用手只一指道：「那路旁便是。」和尚引着來

到永福寺。一部大結六如羣龍爭人之海也吳月娘認的是永福寺，曾走過一遍。

元了道
二哉

玉偷人也
知道月
人錯說小
戲和尚之在

比及來到寺中長老僧眾都走至大半止有幾個禪和尚在後邊打坐佛前點着一大盞琉璃海燈燒着一爐香已是日色卸山時分當晚吳月娘與吳二舅耽安小王孝哥兒男女五口兒投宿在寺中方丈內小和尚有認的安排了些飯食與月娘等吃了那普靜老師跏趺在禪堂床上敲木魚口中念經月娘與孝哥兒小玉在床上的吳二舅和耽安做一處着了慌亂辛苦的人都睡着了止有小玉不會睡熟起來在方丈內打門縫內看那普靜老師父念經有七念至三更時分只見金風淅淅月朦朧人烟寂靜萬籟無聲佛前海燈半明不暗這普靜老師見天下荒亂人民遭劫陣亡橫死者極多發慈悲心施廣惠力禮白佛咒薦拔幽魂解釋宿冤絕去挂碍各去超生於是誦念了百十遍解冤結咒少頃陰

風塵七冷氣騰七有數十輩焦頭爛額蓬頭垢面者或斷手折臂者或是剝腹剜心者或有無頭跛足者或有市頸柳鎖者都來悟領禪師經咒列於兩旁禪師便道你等眾生冤仇相報不肯解脫何日是不汝當諦听吾言隨方托化去罷詩曰

勸爾莫結冤

冤深難解結

一日結成冤

千日解不徹

若將冤解冤

如湯去灑雪

若將冤報冤

如狼重見蝎

我見結冤家

盡被冤磨折

我今此歲晦

各把性悟徹

照見本家心

冤愆自然雪

仗此經方深

薦拔諸惡業

汝當各托生

再勿將冤結

一部言盜言淫言殺言孽乃忽結以解冤結冤然則作者同自有沈寃莫伸上及其父母下及其兄弟有千秋

書者貴
沈也

鬼魂尚貧
名多致便小
財忘命君
財而忘德
聖人志如
也自天地
未見有聖
方結而君
見其個能
豈不更受財
貪害乎財
害真上通
下達地令人
甚

莫解之寃而提筆作此
以仇其所仇之人也

當下眾魂都拜謝而去小玉竊看都不認的少頃又一大漢生來
身長七尺形容魁偉全裝貫甲胸前開着一矢箭自經統制周秀
因與金將對敵折千陣上今蒙師薦拔今往東京托生與沈鎮為
次子名為沈守善去也安身守善此是言未已又一人素體榮身
口稱是清河縣富戶西門慶不幸而血而死今蒙師薦拔今往東
京城內托生富戶沈通為次子沈通去也所謂深究小玉認的是
他爹說的不敢言語捕此一句已而又有一人提看頭渾身皆血
自言是陳敬濟因被張勝所殺蒙師經功薦拔今往東京城內與
王家為子去也王者亡也自已下又見一婦人也提看頭胸前皆
血自言奴是武大妻西門慶之妾潘氏是也不幸被仇人武公所

殺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黎家為女托生去也

蓋欲望其舌也

已而又有一人身軀矮小面背青色自言是武植因被王婆愛潘
氏下藥吃毒而死蒙師薦拔今往休州鄉民范家為男托生去也
重做水許自是犯手已而又有一婦人面皮紫黑血淋漓自言安身李氏
乃花子虛之妻西門慶之妾因害之血山崩而死蒙師薦拔今往東
京城內袁指揮家托生為女去也若遠也借此已而又一男白
言花子虛不幸被妻氣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鄭千戶家托生為
男鄭者証也子虛化官前西門比子已而又見一女人頭纏腳帶
自言西門慶家人來旺妻宋氏自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朱
家為女去也朱者誅也不勝已而又一婦人面黃肌瘦自稱周統
制妻龐氏春梅因色勞而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與巨家為女托

且沈也
返富与
死如何不
自色

生去也

巨者懼也因色而死

已而又一男子

裸形披髮，遍身杖痕，

自言是打死的張勝。

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大興衛貧人高家為男

去也。

死于舟中因有遺書為下篇留作引

已而又有女人項上纏着索子，自言

是西門慶妾孫雪娥，不幸自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貧

民姚家為女去也。

姚姓也雪娥因是借雪作寓言水遠烟遙之人也

已而又一女人年小

項纏腳帶，自言西門慶之女陳敬濟之妻西門大姐，是也不幸自

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與番役鍾貴為女，托生去也。

因與你要領相爭而死。今欲其再生，改悔以主特中饋為事，益亦勉人舉家齊眉之意。已而又見一小男子

自言周義亦被打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高家為男，名高留

住兒，托生去也。

所云一篇留往便登彼屋故在衆人托生之末以探微世人也

言畢，各恍然不見。

小玉說的戰慄不已。原來這和尚只是和這些鬼說話，正欲向來

前告訢與月娘，不料月娘睡得正熟，以化又瓶兒有夢，西門有夢，

敬濟有夢，周二有夢。今以月娘一夢結之，又一部繫一靈真性同

吳二舅，衆男女身帶着一百顆胡珠，一柄寶石綠環。

胡珠蓋言一百回文字字綠

不則又月前往濟南府投奔親家雲理守，一路到于濟南府尋問

到雲參將寨門，通報進去。雲參將聽見月娘送親來了，一見如故

叙畢，禮數原來新近沒了娘子，央晚鄰王婆也來陪待月娘。

此處

直使王婆人來寫得在後堂酒飯，甚是豐盛。吳二舅玳安另在一

處管待。因說起避兵就親之事，因把那百顆胡珠、寶石綠環，教與

雲理守權為茶禮。雲理守收了，並不言其就親之事。到晚，又教王

婆一路寫王婆

陪月娘一處歇臥，將言說念月娘以挑探其意，說

雲理守雖是武官，乃讀書君子，從割衫襟之時，就留心娘子不期

夫人沒了鰥居至今今據此山城雖是官小上馬管軍下馬管民
比提刑生殺在於掌握娘子若不棄願成伉儷之勸一雙兩好令
郎亦得諸秦晉之時等待太平之日再回家去不遲月娘听言大
驚失色半晌無言起王婆回報雲理守次日晚夕置酒後堂請月
娘吃酒月娘只知他與孝哥兒完親連忙來到席前叙坐雲理守
乃道嫂也不知下官在此雖是山城官着許多人馬有的是財帛
衣服金銀宝物决少一個王家娘子下官一向思想娘子如渴思
漿如熱思涼不想今日娘子到我這裡與令郎完親天賜姻緣一
雙兩好成其夫婦在此快活過世有何不可月娘听了心中大怒
罵道雲理守誰知你大皮包着狗骨我過世丈夫不會把你輕待
直結第一回熟結文字
後來也有个靠傍一語如何一旦出此大馬之言雲理守笑嘻嘻

市前把月娘攔住求告說娘子你自家中如何走來我這里做甚
又是十弟兄
絕妙結文 自古上門買賣好做不知怎的一見你魂靈都被你

攝在身上沒奈何好友完成了罷一面擎過酒來勸月娘吃月娘
道你前邊叫我兄弟來等我與他說句話雲理守笑道你兄弟和
玳安兒小厮已被我殺了即令大皮取那件物事與娘子看不一
時燈光下血漉漉提了吳二舅玳安兩顆頭來說的月娘面如土
色一面哭倒在地被雲理守向前抱起娘子不須煩惱你兄弟已
死你就與我為妻我一個總兵官也不玷辱了你月娘自思道這
賊漢將我兄弟家人害了命我若不從連我命也喪了乃回嗔作
喜說道你須依我奴方與你做夫妻雲理守道不拘甚事我都依
月娘道你先與我孩兒完了房我却與你成婚

猶是權詐寫月娘
真是死而不悔

都是和尚
他月娘
又處

雲理守道不打緊一面叫上雲小姐來和孝哥兒推在一處飲合
盃盃縮同心結成其夫婦然後拉月娘和他雲雨這月娘却拒阻
不肯被雲理守忿然大怒罵道賤婦你哄的我與你兒子成了婚
姻敢笑我殺不得你的孩兒向床頭提劍隨手而落血濺數步之
遠此時月娘方受權詐之累正是三尺利刀着項上滿胸鮮魚濕模糊如此大
上兄弟月娘見砍死孝哥兒不覺大叫一声不想撒手驚覺却是
南柯一夢說的渾身是汗遍體生津連道恠哉恠哉小玉在旁便
問奶乜怎的哭月娘道適間做得一夢不祥不免告訴小玉一遍
小玉道我倒剛纔不曾睡着悄乜打門縫見那和尚原來和鬼說
了一夜話剛纔過世俺爹五娘六娘和陳姐夫周守備孫雪娥來
旺兒媳婦子大姐都來說話各各散去了如此總結真令月娘道

和尚才高
撒謊呢

前雲裡守
之思中

這寺後邊埋着他每夜靜時分居死淹魂如何不來身痛快娘
見們說了回話不覺五更雞叫天明吳月娘梳洗面兒走到禪堂
中禮佛燒香只見普靜老師在禪床上高叫那吳氏娘子你如今
可省悟得了麼一語喚醒天下人是作者問天下後世萬萬人非
背靜問月娘一人也試問看過金瓶梅者何以答
此一吳月娘便跪下恭拜上告尊師弟子吳氏肉眼凡胎不知師
父是一尊古佛適間一夢中都已省悟了一部揭鬼老師道既已
省悟也不消前去你就去也無過只是如此棒喝言只是如此做
倒沒的喪了五口見性命你這兒子有分有緣遇着我都是你平
日一點善根所種不然定然難免骨肉分離當初你去世大主西
門慶造惡非善此子轉身托化你家本要蕩散其財本傾覆其產
業臨死還當身首異處今我度脫了他去做了徒弟常言一子出

趨生去了，你不生

公見孝哥兒還

月娘衆人看，忽然翻

此一理方，復用禪杖

同此之非，月娘見了不覺

可也，月娘見了不覺

者滿身痛快，良

月娘問他如今跟了

憐月娘，扯住慟哭了

苦志若能，具孝子細

之意也，所以必做磨鏡

望承家嗣業，不想破這

勝當下這普靜老師，領定

